

# 日治時期臺灣的二宮金次郎銅像： 學校的物質文化史考察之一面向\*

許佩賢\*\*

## 摘 要

二宮尊德（幼名金次郎）是戰前受過日本教育者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除了因為二宮是修身書中的常客之外，一度出現在校園中的二宮金次郎銅像可能也是重要的印象來源。

1920 年代中期起，日本本國因為地方商人要推銷自家產品，開始製作「負薪讀書」少年造型的二宮塑像，受到各地小學校歡迎。臺灣的學校則是到 1935 年以後，在鄉土教育運動與部落振興運動的背景下，開始設置二宮銅像，鼓勵兒童、學生勤勉向學、刻苦耐勞。

1940 年，為了慶祝日本皇紀紀元二千六百年，各地學校紛紛以設置忠臣偉人像、奉安殿、校園神社，作為紀念活動，臺灣的校園銅像也在這一年大幅增加。隨著日本戰局緊張，起初期待教化學生自我修養、貢獻地域的二宮銅像，一方面被利用來加強人心的動員，最後連銅像本身也成為戰時物資被徵用。

當代透過二宮銅像的記憶串起過往歷史的故事時有所聞，可能是因為二宮銅像表現的「勤勉苦讀」之價值觀，與傳統臺灣漢人社會尊崇學問的集體心性有共通之處，因此，即使橫跨三個世代，仍然可以引起臺灣社會的共鳴。已經消失的二宮銅像，事實上也是臺灣歷史記憶的一部分，訴說著近百年臺灣學校的歷史。

關鍵詞：二宮尊德、二宮金次郎、銅像、皇紀二千六百年、荒井商店

---

\* 本文為科技部計畫〈教育的「道具」：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物質文化史研究〉（MOST109-2410-H-003-100-MY3）成果的一部分，原以〈日治時期學校的物質文化史研究初探：以校園中的二宮金次郎銅像為例〉為題，發表於國立成功大學歷史學系主辦，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南瀛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合辦之「府城深耕五十年、成就世界續百年：成功大學 2019 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臺南：國立成功大學光復校區國際演講廳，2019 年 5 月 17-18 日），感謝當時評論人植野弘子教授及本刊匿名審查人的意見。另，本文在（日本）國際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訪問期間修改完成，感謝日文研提供良好研究環境及圖書館，本文才得以修改得更完善。

\*\*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教授、國際日本文化研究センター外國人研究員  
來稿日期：2022 年 4 月 1 日；通過刊登：2022 年 7 月 18 日。

- 一、前言
  - 二、公學校教科書中的二宮金次郎
  - 三、校園中的二宮金次郎銅像
  - 四、二宮銅像的實體及象徵意義
  - 五、結論
- 

## 一、前言

2021年5月，臺灣歷史最悠久的小學——臺北市士林國民小學舉行了創校126週年校慶紀念活動之一的捐贈儀式，捐贈物是一座「負薪讀書」造型的二宮尊德（金次郎）銅像，捐贈者是士林當地名家出身的校友郭敏光醫師，他將祖父、也是第一屆校友郭坤木的名字同列為捐贈者，一起題刻在銅像基座上。祖孫聯名捐贈，不只是因為孫子感念祖父之心意，也是因為八十多年前，祖父就曾經捐贈一座二宮銅像給學校。校長在捐贈儀式的致詞中表示，希望學校兒童都能學習二宮尊德勤勉向學的精神。<sup>1</sup>

在當代臺灣，可能有一些受過日本時代教育的老人家認識二宮尊德，也對「負薪讀書」造型的少年金次郎銅像有印象，但一般臺灣人即使曾從長輩口中聽過一些，基本上對二宮不會有什麼認知。只不過，因為背著薪柴、手不釋卷的少年造型，似乎可以連結到傳統臺灣社會肯認讀書價值的集體心性，因此，當代人即使對二宮尊德或二宮銅像本身的歷史、脈絡未必有充分認識，透過「勤勉向學」這個概念，仍然可以跨越時空，在這尊銅像中找到共鳴。

1936年6月，當時擔任彰化銀行板橋支店長的郭坤木，捐了一座二宮金次郎

---

<sup>1</sup> 〈士林國小126周年校慶系列活動：二宮尊德銅像揭幕及介紹〉（2021年5月27日），「臺北市士林國小 Youtube 網頁」，下載日期：2022年3月16日，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MMb-Od5Dgk>。附帶一提，郭坤木（1888-1947）為1950年白色恐怖受難者郭琇琮醫師（1918-1950）的父親。

銅像給士林公學校，慶祝母校創校 40 週年校慶。當時，臺灣各地有不少學校都在校園中設立二宮銅像，約略同一時期，也有不少學校在校園中設立象徵「忠君愛國」的楠木正成銅像。事實上，3 年後（1939 年），士林公學校也設置了楠木銅像，兩座銅像同時矗立在校園中，似乎在向學生傳遞著什麼訊息。不久後，隨著戰局發展，金屬類物資稀缺，全臺各地的二宮銅像及楠木銅像都被「徵召」，成為戰略物資，消失於校園中，僅留下基座。日本戰敗後，中華民國政府接收臺灣，象徵中華民國「政統」或「道統」的銅像重新出現在臺灣校園中。士林國小原二宮銅像的基座，現在仍在校園中，上面樹立著孔子塑像。2021 年，當初捐贈二宮銅像的校友之孫，再次捐贈一座新的二宮銅像，現在展示在學校的圖書館。

兩座二宮銅像跨越了三個世代，重新連結起來。不過，這個跨越 85 年的故事有很多失落的環節有待釐清。為什麼一位日本統治下的臺灣籍地方菁英，會在 1936 年捐贈二宮金次郎的銅像給母校，其背後有些什麼樣的動力在作用？二宮銅像在當時及其後普及的實際狀況如何？二宮銅像與楠木銅像都是同時設置嗎？當時的學校教職員、地方民眾或是學生，如何看待這些校園銅像？本文擬以二宮金次郎銅像為中心，探究其在臺灣校園中出現及消失的歷史過程及意義。

二宮尊德（1787-1856）為江戶後期的農政家，幼名金次郎。十幾歲時父母相繼過世，他白天努力工作，晚上勤勉讀書，長大後復興家業，並且在農村推廣低利借貸的方式，幫助農民生計，並鼓吹至誠、勤勞、分度、推讓等行為，主張不追求私利、盡力服務社會，認為這樣最後也會有益於個人。其思想及修養方式，後來被統稱為「報德仕法」。明治以後，各地皆有報德社之類的組織，推廣報德仕法。另一方面，二宮幼時的故事也被收入日本小學校的修身書中，是修身書最常出現的人物，因此在戰前的日本幾乎無人不知。<sup>2</sup>

周婉窈曾於 2000 年前後對受過日本教育的長者做過問卷調查，其中有一題是「修身書中最有印象的人物」，結果第一名是二宮尊德，其次是明治天皇、楠

---

<sup>2</sup> 分度是指只使用自己生活所需的部分，才會有剩餘產生；推讓是將分度產生的剩餘讓給其他需要的人。海野福壽著，兒玉幸多、林屋辰三郎、永原慶二編集，《日本の歴史（18）日清・日露戦争》（東京：集英社，1992），頁 219-220。簡單的傳記可參考大藤修著、日本歴史学会編集，《二宮尊德（人物叢書）》（東京：吉川弘文館，2015）。

木正成、乃木希典、菅原道真。<sup>3</sup> 可見不只是在日本，二宮在戰前臺灣也是最廣為人知的歷史人物。

與二宮銅像經常成對出現在校園中的楠木正成銅像，大約也是在 1930 年代中期以後普及。楠木正成（1294?-1336）是日本南北朝時期的武將，效忠南朝天皇，死於戰場。明治以後以南朝為正統，因此楠木被當作忠君愛國的代表，在皇宮前立有巨大銅像之外，小、公學校修身、歷史、國語、唱歌等不同科目都會以楠木的故事為教材。<sup>4</sup>

楠木與二宮兩人塑像約略同一時期被樹立在校園，其教育乃至政治意圖也有某種關聯性，但仍然有其相異之處。為求更深入的討論，本文將以二宮銅像為中心，只在有關聯的地方舉出楠木銅像的情況以相互參照。

過去探討日治時期臺灣校園銅像主要有李品寬和鈴木惠可的研究，兩者的論文分別考察整個日治時期的塑像文化及雕刻史的問題，校園銅像則是其整體關懷的一小部分。李品寬〈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之研究〉將二宮、楠木等校園銅像的出現放在 1935 年以後教化類雕塑人像的熱潮中來解讀，文中初步整理了教化類雕塑人像一覽表，同時也整理了 1940 年因應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活動而設置的校園銅像一覽，並且留意到戰爭末期銅像因金屬回收令而「應召」回收的結局，提供了關於二宮銅像的認識基礎。<sup>5</sup> 該文可說是校園銅像的先驅研究，也做了基礎資料的整理，不過並沒有進一步探討校園銅像的相關問題。

鈴木惠可〈日本統治期台灣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更深入而細緻地處理日治時期臺灣公共空間的各種雕刻，包括紀念碑、塑像、壁畫等，探討範圍涵蓋銅像的相關法令、設置空間、雕刻家以及臺灣社會如何接受銅像等廣泛的課題，關於校園的二宮銅像及楠木銅像，也有比較多篇幅探討。關於基本的銅像設置報導、數量年代別的統計、金屬回收的施行等，有比李品寬更仔細的調查、分析，對於全臺各地銅像的設置及撤去也有更完整的探討。鈴木指出臺灣校園銅像設置

<sup>3</sup> 周婉窈，〈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02），頁 349。

<sup>4</sup> 楠木正成一般被稱為楠公，有時也稱大楠公，以與其子楠木正行（?-1348）小楠公區別。楠木正成與正行父子兩人都被明治政府塑造為忠君的象徵，其故事經常出現在小學教科書中，也有少部分學校設有楠木正行的銅像。本文如無特別說明，楠木銅像乃指楠木正成銅像。

<sup>5</sup> 李品寬，〈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2009）。

的背景是 1930 年代興起的部落振興運動，不過兩者具體的關聯及二宮銅像的實際狀況仍有許多不明的地方。<sup>6</sup> 本文將在前述研究的基礎上，具體探究二宮金次郎銅像在臺灣校園出現的背景及過程、在臺灣流通的情形、戰時消失的狀況，並且思考銅像此一物件在日治時期校園中出現的物質文化史意義。<sup>7</sup>

## 二、公學校教科書中的二宮金次郎

如前所述，無論是在日本或臺灣，二宮都是戰前初等學校修身教科書中最常出現的人物，修身書內容必然大大形塑當時兒童對二宮的認識，也因此會連帶影響銅像出現後兒童對二宮銅像的接受方式。以下先介紹公學校修身教科書中的二宮教材，也探討教材內容與銅像形象的異同。

日治時期臺灣公學校的教科書，是由臺灣總督府統一編纂發行，其教材內容固然有一些是總督府編修官員根據臺灣特殊的教育需求而編寫，但也有不少是援用或修改自日本內地的國定教科書。一般說來，時代越往後，臺灣與日本內地的教材逐漸接近。二宮的教材雖然同樣出現在日本及臺灣的修身書中，但其中仍有一些異同之處，必須仔細分析比較。

戰前的修身書採取所謂的「德目主義」，即先決定教授的德目，例如勤勉、誠實、孝順，再選定適合的人物故事來說明。除了國民學校時期（1941-1945）的教科書之外，無論在日本或臺灣，二宮尊德都是橫跨數個德目的故事主角。從日本教科書編纂委員內部的討論可知，二宮之所以被選到教科書中，是因為他出身於農家，和最大多數國民一樣，不像楠木正成等出身武士階級，有機會直接為天皇服務；像二宮這樣出身窮困農家的人，因為自己的努力而得到成功，更能喚起兒童共鳴，因此編纂國定教科書時，被選做國民的模範人物代表。<sup>8</sup>

<sup>6</sup> 鈴木惠可，〈日本統治期台灣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2021）。感謝鈴木惠可博士惠借此論文。

<sup>7</sup> 如後文所述，二宮塑像在臺灣實際上也有少數的石像，楠木塑像則是有少數木像，不過基本上仍以銅像為主，本文除了討論塑像材質的部分，會特別標註石像或木像，其餘地方行文原則上以「銅像」一詞概稱。此外，由於校園設置的銅像，多為二宮少年時的形像，因此本文中原則上使用「二宮金次郎銅像」一詞或簡稱二宮銅像。

<sup>8</sup> 這是根據當時教科書編纂委員、東大教授井上哲次郎的回憶。井上章一，〈ノスタルジック・アイドル二宮金次郎〉（東京：新宿書房，1989），頁 39-40。

不過，日本的教科書強調的並不是二宮長大後的農村改良事業，而是著重在他幼時孝順母親、勤勉工作、友愛兄弟等。本來，國家統一編纂的教科書，就是要傳遞國家認可的意識形態，就算取材自真有其人其事的事蹟，在教材化的階段，一定會依照統治的意圖而增、刪內容，強調某些特定的部分，刪除不符合自己意圖的部分，以達成教科書的目的。<sup>9</sup> 二宮教材也是一樣，看教科書中二宮教材的德目，就知道教育官員希望兒童認同二宮、向他學習的重點，並不是改良農村經濟，而是孝順、勤勉、友愛等。

日本統治臺灣 50 年間，由臺灣總督府發行，在公學校所使用的修身教科書，共經過 5 次修訂改版，這 5 次改訂時間分別約略晚於 5 期日本國內國定教科書的發行。如果比照國定教科書的名稱與分期，我們或許可以將之稱為（總督）府定修身書一至五期。表一是五期府定修身書與國定修身書中二宮教材的德目變化：

表一 日本與臺灣修身書中的二宮教材德目一覽

教科書分期	日本國定修身書 《尋常小學修身書》	臺灣總督府定修身書 《公學校修身書》
第一期	1904- 孝行、學問、勤勉、自營（3 年級）	1910- （目前只留下卷二，類似教師用書）
第二期	1910- 親恩、孝行、學問、友愛兄弟、 <u>勤儉</u> 、努力工作、 <u>親戚</u> （卷二）	1914- <u>忠實</u> 、 <u>親戚</u> 、 <u>勤儉</u> 、 <u>至誠</u> 、公共心（卷四）
第三期	1918- <u>孝行</u> 、學問、努力工作（卷三）	1928- <u>孝行</u> 、 <u>忠實</u> 、 <u>勤勉</u> 、 <u>至誠</u> （卷四）
第四期	1934- 孝行、學問、努力工作（卷三）	1941- （只出版卷一、卷二）
第五期	1941- <u>一粒米</u> （《初等科修身 一》）	1942- <u>一粒米</u> （《初等科修身 一》）

說明：

1. 國定教科書二宮教材的整理，出自井上章一，《ノスタルジック・アイドル二宮金次郎》，頁 40。
2. 第五期國民學校時期的修身書，第一、二冊改為《よいこども（好兒童）》上、下，三年級以後改為《初等科修身》一到四。
3. 標註灰底表示臺灣與日本內地修身書相同課名；雙橫底線表示臺灣第二期及第三期的相同課名，單橫底線則是略有出入但大致相同的課名。
4. 表中各年代為各該期教科書起始年。

<sup>9</sup> 中村紀久二，《教科書の社会史：明治維新から敗戦まで》（東京：岩波書店，1992），頁 188-189。

第一期府定修身書，目前只留下卷二，而第四期只出版到卷二，因此略過不談。以下先介紹府定第二期修身書的二宮教材內容，再與第三期修身書及國定教科書比較，最後介紹第五期修身書的二宮教材。<sup>10</sup>

第二期（1914）公學校修身書卷四是四年級使用的課本，有忠實、親戚、勤儉、至誠、公共心等五個德目（五課），是以二宮為主角的課文，文中以「二宮先生」作為主詞來描述故事。第 11 課「忠實」的重點，在描繪二宮先生小時候每日幫父母的忙。12 歲時，代替父親去幫忙村裡的事，當別人在休息時，他不休息、一直工作；晚上回到家則熬夜做草鞋，第二天當成禮物，送給大家。<sup>11</sup>

第二期府定教科書，包括國語讀本也是一樣，應該是考慮到非母語的臺灣兒童之日文程度，課文的長度都很短，如果只看課文，無法了解課文想表達的意思，例如為什麼要做草鞋送大家，故事的推展可能還是要靠教師在課堂上講授。事實上，教師用書每一課都有「教學目的」、「說話要領」、「注意事項」及「提問」。其中，「說話要領」是讓教師可以在課堂上說明課文的補充內容。本課的說話要領補充道，因為二宮覺得自己年紀小，無法完成像其他大人的工作，對不起大家，因此在大家休息時，他仍繼續工作，並且晚上回家做草鞋送大家。透過這樣的補充說明，學生才能了解故事的內容。<sup>12</sup>

第 12 課「親戚」，寫到二宮 14 歲時父親過世，16 歲時母親過世，他把 2 個弟弟送到親戚家，自己則去投靠伯父。課文最後說，如果沒有親戚，二宮和弟弟生活上都會有困難。教師用書的說話要領中，提示教師提醒學生「平常沒事的時候，就要和親戚互相來往」等。不過，教科書的編輯者顯然也考慮到臺灣與日本

<sup>10</sup> 嚴格說來，很難說是五期教科書。因為第一期的《公學校修身科教授資料》，如其名稱，是一份教授資料，類似後來的教師用書，這時候，總督府並沒有發行相應的兒童用書；第四期的《公學校修身書》才發行至卷二，就因改制國民學校，編纂新的教科用書而沒有繼續發行，所以，只有 1914、1928 及 1942 三個版本是完整出版的修身教科書；也因此，周婉窈的研究便將修身書分為三期。見周婉窈，〈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國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頁 295-374。如果只討論修身科，以完整教科書的出版為分期標準，沒有什麼問題。不過，一般討論教科書分期，通常不是針對某一特定科目，而是全科考量，而大部分教科書改版多是從國語科教科書開始改，因此各期教科書通常以該期國語讀本改版開始為分期的起點。臺灣總督府發行的教科書幾次大改版，還是可以看到跟隨國定教科書的步調；為了方便與國定教科書比較，本文還是參酌國定教科書的分期方式，將臺灣總督府出版的修身書分為五期。

<sup>11</sup>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卷四》（臺北：該府，1915 年第 2 版），頁 12-14。

<sup>12</sup>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教師用 卷四》（臺北：該府，1915 年第 2 版），頁 57-61。

的家族制度不同，擔心臺灣兒童無法了解這個故事想表達的意義，在教師用書的注意事項中提醒教師：「臺灣經常同門或同族同住，與內地不同，因此，教授本課時，要說明內地的家族制度，讓學生了解彼此的異同」。<sup>13</sup>

第13課「勤儉」，描寫二宮在伯父家日夜工作，有空時便開墾荒地及讀書。到20歲時，回到自己的家，因為很勤儉，且努力工作，因此逐漸富有起來。根據教師用書，本課的目的是讓兒童了解勤勞與儉約互相配合的重要性。<sup>14</sup>

第14課「至誠」，內容描述二宮受命去治理櫻町，櫻町是個非常不好的村落，二宮以至誠的心，親切照顧村民，村子終於變好，因此村民十分尊敬二宮。如果只看課文，並不會知道櫻町為什麼是不好的村落，為什麼可以變好。教師用書的說話要領中，讓教師補充服部家藩主因負債而快破產，二宮花了3年時間，才解決了服部家的問題。之後其他很多地方都來邀請二宮幫忙，於是他到了下野國的櫻町（今栃木縣真岡市）去幫忙。櫻町風俗不好，人口減少，人們的收入也減少，二宮每日一早穿著草鞋，帶著便當出門，一家一家去巡視，調查荒蕪的土地，分配負責人，自己率先風雨無阻地工作，勤勞、儉約地生活，過了十年，終於感動櫻町的人民，一起努力工作。<sup>15</sup>

第15課「公共心」，內容只有兩小段：「託二宮先生的福而變好的村子，除了櫻町之外還有很多。有許多人都因受先生教誨而從壞人變成好人，因先生幫忙而得救的人數也數不清。後來二宮被當成神來祭拜，各地建立了報德神社，先生真是國民的好典範。」這樣的課文看起來和「公共心」沒有什麼關係，也是要靠教師的補充。在說話要領中，提示地方上的公共設施，只要是為了整個街庄，人民都應該全力以赴，支付相應的費用，不能只想到眼前的得失，說公共事業的壞話，或破壞公共事業等。<sup>16</sup>

<sup>13</sup>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卷四》，頁14-15；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教師用 卷四》，頁61-64。

<sup>14</sup>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卷四》，頁15-16；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教師用 卷四》，頁64-68。

<sup>15</sup>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卷四》，頁17-18；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教師用 卷四》，頁68-73。

<sup>16</sup>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卷四》，頁18-19；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教師用 卷四》，頁73-77。



1928年開始出版的第三期修身書，主角名字第一次出現時使用「二宮尊德」，其後都簡稱「尊德」。與第二期相比，總課數從5課減為4課，內容新增一課「孝行（孝順）」，刪減了「親戚」和「公共心」兩課。被刪除的兩課，前者可能是因為臺灣總督府的教科書編纂者認為不太適合臺灣的家族情況，後者則將大意融入其他課文。新增的「孝行」一課，在國定教科書中也有一樣的德目及內容相近的課文，主要是描述尊德父親過世後，因家中貧困，不得不將最小的弟弟送人，母親為此很傷心；為了安慰母親，尊德說自己會努力工作，請媽媽把弟弟接回家。<sup>17</sup>

其他三課與第二期的德目大抵相同（「勤儉」一課在第三期課名改為「勤勉」），內容也沒有太大差別。不過因第三期各課的篇幅都增加，所以在課文的描述上比較完整，例如二宮到櫻町為服部家工作的情節都寫到課文中。

整體而言，府定第二期到第三期修身書的二宮教材，內容雖然略有增刪，主要重點的變化不大，與國定修身書相比，有兩個值得注目的地方。

第一，國定修身書雖然德目有若干變化，但一直都有「學問」這一課。從第三期國定修身書來看，這一課描述的是二宮寄住在伯父家，白天去開墾荒地，晚上回家用自己種植油菜得到的菜油挑燈讀書的故事。<sup>18</sup> 此事雖然在公學校教科書也有簡單提及，但是國定教科書的重點是「學問」，因此課文著重描繪二宮認識到學問的重要性而勤勉讀書。課文用不小的篇幅描繪二宮的想法，說，如果自己沒有學問，一輩子都將是無學之人，無法興盛家業，因而努力讀書。

讀書求學問，以此作為未來成功的基礎，即是所謂的「立身出世主義」。<sup>19</sup> 然而，這顯然不是公學校教授的重點，如同過去關於公學校教科書的研究所指出，公學校雖然也強調努力工作，但努力的目標並不是出人頭地，而是鼓勵兒童承繼父業。<sup>20</sup>

<sup>17</sup>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卷四》（臺北：該府，1929），頁23-30。另，周婉窈的論文有第三期府定修身書部分課文的中譯及分析，見周婉窈，〈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頁333-335。

<sup>18</sup> 文部省編纂，《尋常小學修身書 兒童用 卷三》（東京：該省，1936），頁21-24。

<sup>19</sup> 「立身出世」為日文，意思近似出人頭地；「立身出世主義」的意思是宣傳透過努力便可以出人頭地的思想，一般被認為是戰前日本男子教育的核心精神。可參考竹內洋，《立身出世主義：近代日本のロマンと欲望》（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97）。

<sup>20</sup> 可參考派翠西亞·鶴見（E. Patricia Tsurumi）著、林正芳譯，《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1999），頁113-123。鶴見比對國定教科書與公學校教科書內容，兩者描寫同樣人物的重點不同，而指出國定教科書強調努力工作可以出人頭地，而公學校教科書則著重在子承父業。

第二，國定修身書的二宮教材，最後只講到「二十歲的時候，金次郎回到荒蕪的家，拼命工作，買回很多田地，興盛家業。他也為社會大眾服務，一直受到尊敬，成為了了不起的人。」<sup>21</sup> 也就是說，國定修身書並沒有提到之後二宮到服部家整理家政，以及到櫻町改善風俗等他成人以後從事農村指導的事業，反而是公學校教科書的二宮教材稍微介紹了一些所謂的「報德仕法」，例如「至誠」及「公共心」。

日本社會學者見田宗介將國定教科書這種把二宮當成努力模範，卻不提他的農村改良事業的做法，稱做「金次郎主義」。也就是說，利用二宮的故事，喚起人們向上流動的企圖心。因為這種努力向上的意圖如果不能順利達成，就有可能轉成破壞體制的力量，因此，一方面開發人民努力向上的能量，一方面將之導往安全的方向，使其能配合國家的發展，又不致於危害體制，二宮金次郎是達成這種國家要求最好的道具。<sup>22</sup> 雖然公學校教科書有提到二宮成人以後的農村事業，但重點並不是在介紹農村改良的方法，而是強調他感化人民的精神，將「公共心」連結到守規矩、納稅等服從國家制定的規範，不但不違背「金次郎主義」的核心主張，甚至能強化「金次郎主義」的效果。

1941年，在戰時動員的要求下，日本將全國的小、公學校改制為國民學校，宣稱初等教育的教育目標是「鍊成少國民」，教科安排和教科書的名稱也全面改換。1942年，臺灣總督府發行國民學校一、二年級使用的修身科教材《よいこども（好兒童）》；1943年，發行三至六年級使用的《初等科修身》卷一至四。二宮教材改為與國定教科書相同，放到三年級教授，即《初等科修身 一》之中，內容也與國定修身書幾乎相同，只剩下一課，課名為「一粒米」（第11課）。

這一課的主角是「金次郎」，沒有提到二宮的姓。課文中描述金次郎幫助媽媽，照顧年幼的弟弟，為了家裡努力工作，後來媽媽過世，一家離散，金次郎到伯父家寄住。在伯父家，金次郎白天種田，晚上做草鞋等，他告訴自己：「興家盛國，不能鬆懈，一定要努力工作。」金次郎在荒地種油菜花，取得菜油，晚上工作結束後用來讀書。有一次大水之後，金次郎撿拾人家不要的秧苗，插在大水過

<sup>21</sup> 文部省編纂，《尋常小學修身書 兒童用 卷三》，頁24。

<sup>22</sup> 見井上章一，《ノスタルジック・アイドル二宮金次郎》，頁46-49。

後的耕地上。到了秋天，結成稻穗，收穫了一袋米。他想到：「即使是一粒米，如果好好耕作，就會生產出很多米；同樣的土地，只要好好照顧，就會成為很好的田地；如果偷懶，就會長出雜草，土地荒蕪。」於是就更加努力工作。<sup>23</sup>

這個故事到此結束，整個故事基本上是之前教科書二宮教材的濃縮版，但此課課文並沒有說金次郎是誰，也沒有德目或格言的訓示，有可能是配合戰時增產的需求，課文的重點變成努力耕作、增加生產。<sup>24</sup>

由上述整理可知，雖然日本內地的國定修身書和臺灣的公學校修身書都有好幾課二宮教材，但 1943 年以前，兩地教材想彰顯的「德目」略有出入。公學校修身書基本上是配合總督府的教育目標，不鼓勵學生深耕學問、向上流動，但兩者同樣鼓勵勤勉、孝順、認真工作。

值得注意的是，兩地的修身書都沒有提到二宮尊德「負薪讀書」的事，也沒有負薪讀書的插畫。第三期國定修身書只有提到二宮白天很早就到山裡砍柴拾薪拿去賣；公學校修身書則是在教師用書的說話要領中，提到相關內容，讓教師在課堂上補充。<sup>25</sup>

國定修身書與府定修身書的教師用書中，都有說明二宮教材的來源是《報德記》。《報德記》為二宮死後不久，他的弟子兼女婿富田高慶所撰，內容有許多是傳聞或美化的故事，未必真確，但在明治以後，因為明治天皇喜歡二宮的故事，因此政府數次刊行《報德記》。二宮到山中砍柴、伐薪，途中將《大學》一書放在懷中，邊走邊讀的故事，便是出自《報德記》。只是在教材化的階段，教科書的編纂者可能也認為這個插曲未必可信，而沒有收入教科書中。<sup>26</sup>

反而是臺灣 1910 年代的公學校漢文教科書，出現過「負薪讀書」一詞。第一期總督府定的《臺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卷五，有「二宮尊德」一課，其內容如下：

<sup>23</sup> 臺灣總督府，《初等科修身 一》（臺北：該府，1943），頁 39-44。

<sup>24</sup> 本期公學校教科書的教師用書未留存，無法確認內容；不過，課文幾乎一樣的國定教科書之教師用書中，有說明二宮尊德的生平故事。文部省編纂，《初等科修身 教師用 一》（東京：該省，1943），頁 99-115。

<sup>25</sup> 「五、しごとにはげめ」（努力工作），文部省編纂，《尋常小學修身書 兒童用 卷三》，頁 20；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修身書 教師用 卷四》（臺北：該府，1929），頁 88。

<sup>26</sup> 井上章一，《ノスタルジック・アイドル二宮金次郎》，頁 20-23。

二宮尊德，十四歲喪父，家有母及幼弟，四壁蕭然。尊德每晨早起，往山採薪，歸家則編製草鞋，夜半猶未就寢。日以草鞋換米鹽，奉母養弟。年稍長，深知學問有益，雖在艱難苦楚之間，亦留心學問，倣古人負薪讀書，分陰是惜。及成人，竟能以勤儉起家。且漸為世所信用，與官家整理財政，凡有裨益于世者，無不力行，人皆稱為尊德先生，甚尊敬而頌其德，至今不替。如先生者，真可為國民模範也。<sup>27</sup>

然不久後發行第二期漢文讀本（1919年），便刪除了「負薪讀書」的文句。<sup>28</sup> 也就是說，負薪讀書的插曲與形象，並不是來自教科書。不過，教科書中頻繁出現的二宮教材，應該還是讓兒童留下深刻的印象。<sup>29</sup>

### 三、校園中的二宮金次郎銅像

《報德記》中雖然有二宮背著薪柴讀《大學》的文字，但真正將這個場景以圖畫具象化的，可能是1891年出版的少年讀物《二宮尊德翁》（幸田露伴撰）之插圖，其後被當時許多商家用在廣告紙上，而廣為人知。1910年雕刻家岡崎雪聲（1855-1921）製作了負薪讀書的金次郎小型銅像（約46公分），受到明治天皇喜愛，買了放在自己桌上賞玩。明治天皇過世後，1921年公開展示在新落成的明治神宮寶物殿，一般民眾都可以看到。後來的校園二宮銅像，很可能就是以明治神宮寶物殿的銅像為原型製作。<sup>30</sup>

<sup>27</sup> 臺灣總督府編，《臺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 卷五》（臺北：該府，1914年第11版），第19課「二宮尊德」，頁14-15。〔按：底線處為筆者所加〕。

<sup>28</sup> 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用漢文讀本 卷五》（臺北：該府，1919），第25課「二宮尊德」，頁24-25。

<sup>29</sup> 除了修身書之外，臺灣與日本的唱歌課本都有「二宮金次郎」的歌曲，歌曲分為三段，每一段都以「模範是二宮金次郎」做結尾。不同科目之間互相配合，想必更強化了二宮在兒童心中的印象。臺灣總督府編，《公學校唱歌集》（臺北：該府，1915），頁58-59。

<sup>30</sup> 井上章一，《ノスタルジック・アイドル二宮金次郎》，頁24-32、76-80；田崎公司，〈二宮金次郎像に関する一考察：明治天皇御用品から谷岡記念館まで〉，《大阪商業大学商業史博物館紀要》（東大阪）1（2001年3月），頁49-60。

## （一）日本本國校園的二宮像

根據井上章一的調查，日本最早的校園二宮像，1924年出現於愛知縣的一所小學校。該像為水泥雕塑，是由當地熱心報德運動的議員所捐贈。<sup>31</sup> 1928年在名古屋御大典（天皇即位典禮）奉祝博覽會上，有當地的石材商出品一尊二宮負薪讀書的石像，意外大獲好評，立刻被買走。當地石材業者嗅到商機，便靠著博覽會宣傳，傾力向全國各地小學校宣傳推銷，而得到大量訂單。<sup>32</sup>

愛知縣雖然也有製作二宮銅像，但是最知名的二宮銅像產地則是富山縣的高岡市。據迄今仍在營業的平和合金製造廠後代回憶，他們大約自1928、1929年左右開始製作二宮銅像，生意非常好，當時很多工廠都有在製作二宮銅像，不過他們家的銅像特別精緻，價格也較高。大約1932、1933年左右，廠主認為二宮銅像賣得很好，接下來應該可以推銷楠木銅像，但可能因為價格較高，不容易推銷出去，大概只賣出二宮像的十分之一。<sup>33</sup>

日本各地的情況稍有不同，如前述，愛知縣因為有石材產業，基本上以石像為主，1924年首次出現，1933年以後急增，1935-1936年達到頂點。而大阪府最早是1930年設置，一開始是銅像，後來也出現石像、水泥像、陶像等；1936年急增，1940年為頂峰，預估約有60%的學校有設置。<sup>34</sup>

日本本國二宮銅像流行起來的另一個背景，很可能與1930年代所謂的「新興報德運動」以及日本政府推動的農村經濟更生運動有關。

1929年世界經濟大恐慌波及日本，位於靜岡縣的大日本報德社以報德仕法成功復興該地農村，其後開始積極推廣到各地，當時稱為「新興報德運動」。新興報德運動的特色是，直接結合行政與報德，將報德方法積極導入教育機關及各種農商工團體，組成結社，強調以「天皇崇拜」為軸心的「日本精神」與報德的連

<sup>31</sup> 這座水泥二宮像位於愛知縣豐橋市的前芝小學校，他也是一手拿著書，但背後背的並不是薪柴，而是繩編的便當袋。井上章一，《ノスタルジック・アイドル二宮金次郎》，頁33-36。

<sup>32</sup> 井上章一，《ノスタルジック・アイドル二宮金次郎》，頁50-57。

<sup>33</sup> 井上章一，《ノスタルジック・アイドル二宮金次郎》，頁58-64。

<sup>34</sup> 籠谷次郎，〈二宮金次郎像と楠木正成・正行像：大阪府小學校における設置状況の考察〉，《社会科学》（京都）58（1997年2月），頁1-35。

結。<sup>35</sup>

1933年起，大日本報德社開始頻繁舉辦長期講習會，推廣新興報德運動，有許多小學校校長、教師參加後，回到學校便組成學校報德社，推廣報德教育。報德教育的內容主要是鼓勵兒童勤勞、節約，強調勞作、實習增產，在班級或學校內舉行常會，讓兒童參與，練習自治。其活動方式及內容，與同時期日本政府推動的農村經濟更生運動可以互相呼應。<sup>36</sup>

在世界大恐慌之後隨之而來的所謂「昭和恐慌」時期，農村凋敝更為嚴重。為了提升農家、農村經濟能力，1932年日本政府在農林省中設置經濟更生部，發布農山漁村經濟更生計畫。該計畫的目標不只是一是要將農村組織化，獎勵農村工業、積極指導農產物的販賣統制，以提升農村經濟力；同時，也強調精神教化，重視農村中堅人物的指導角色，宣揚全村的一體感，由村民互相協力，來完成農村復興的目標，也就是經濟重建與精神重建雙管齊下。<sup>37</sup> 農村經濟更生運動的口號是「自力更生」，其精神與報德思想有共通之處，許多報德社的人投入農村復興運動，藉以宣傳報德運動，並寄贈二宮像給地方上的小學校；而主管農村經濟重建的農林官僚有不少本身即是報德主義信徒，也樂於轉用地方自力更生的能量。<sup>38</sup>

綜上所述，日本本國的二宮塑像開始流行，基本上是因為地方的商人為了推銷自家產品而造成，其背後一定程度結合了國定教科書宣揚的「金次郎主義」。無論是推銷商品的商人，還是購買商品的學校，很可能都預想國家會支持而積極行動；再加上社會上流行的新興報德運動與政府推行的農村經濟更生運動，各方

<sup>35</sup> 大日本報德社前身為1875年於今日靜岡縣濱松市成立的遠江國報德社，為二宮尊德門生岡田佐平治（1812-1878）所設立，其後由佐平治的長男良一郎繼承（1839-1915），於1911年改名為大日本報德社。良一郎的長男良平（1864-1934）曾任文部大臣；次男喜德郎（1867-1944，被一木家收養），曾任文相、宮內相、樞密院議長等職，兩人先後接任大日本報德社社長，因此該社在政界有一定的影響力。見八木繁樹，《報德運動一〇〇年のあゆみ》（東京：龍溪書舍，1979）；見城悌治，〈「大東亞共榮圈」と近代報德思想〉，《千葉大学人文研究》（千葉）35（2006年），頁65-91。

<sup>36</sup> 須田將司，《昭和前期の報德運動と報德教育：「長所美点」をめぐる「対話」の教育史》（埼玉：明誠書林，2021）；須田將司，《昭和前期地域教育の再編と教員：「常会」の形成と展開》（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2008）。

<sup>37</sup> 今田幸枝，〈農村經濟更生運動の政策意図と農村における展開〉，《歴史研究》（柏原）28（1991年2月），頁1-36。

<sup>38</sup> 井上章一，《ノスタルジック・アイドル二宮金次郎》，頁50-57、65-66；伊勢弘志，《近代日本の陸軍と国民統制：山縣有朋の人脈と宇垣一成》（東京：校倉書房，2014），頁295-296。

面的動力造就了二宮銅像的熱潮。

那麼，臺灣校園的二宮銅像出現的時間、背景及普及的過程如何呢？國家或地方民眾各自扮演的角色又是如何呢？

## （二）臺灣校園出現二宮銅像

以目前可見的資料來看，臺灣校園內最早出現的二宮金次郎銅像，是 1935 年 11 月臺北州中和庄漳和公學校（今新北市中和國民小學），雖然比日本內地第一座校園二宮塑像晚了十年左右，但與二宮像普及的 1933 年左右，在時間上的差距不是那麼大，兩者之間應該有著共通的背景。<sup>39</sup>

根據日治時期法規，要在公共區域建立塑像，必須事先申請。塑像的行政用語是「形像」，臺灣總督府於 1907 年以府令 75 號發布「關於設立紀念碑或形像之件」，其中規定要在社寺、廟宇、公園或其他公眾往來出入處設置紀念碑或形像時，必須提出紀念碑或形像設置的場所、位置圖、形像的物質、製作方法及設計圖面、設置事由、費用支出方法、管理維持方法及工程期等，必須事先得到臺灣總督的許可。<sup>40</sup>

在臺灣的校園中設置人物塑像，最早可見的是 1921 年 2 月臺灣總督府醫學校在講堂設置前校長山口秀高及高木友枝的大理石胸像。<sup>41</sup> 學校為了紀念校長或老師的塑像，可能因為經費有限，大多是半身的胸像，而且在 1935 年以前也不常見。在山口、高木兩位醫學校長之後，到 1935 年以前，只有 1930 年臺北高等學校長三澤糾及 1932 年第一師範學校長志保田銚吉兩個事例。<sup>42</sup>

<sup>39</sup> 〈漳和公學校玄關前 二宮尊德翁像除幕 像負薪讀書寄附者林石泰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1 月 5 日，夕刊第 4 版。

<sup>40</sup> 〈府令第七十五號〉，《府報》第 2277 號（1907 年 9 月 17 日），頁 41。從府報中沒有看到這個條文後續改訂或廢止，應該是持續有效。關於臺灣銅像設置法規與日本內地法規的比較，鈴木惠可有詳細的整理。鈴木惠可，〈日本統治期台灣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頁 88-93。

<sup>41</sup> 〈高木、山口兩博士紀念胸像除幕式 昨日の醫專で盛會を極む〉，《臺灣日日新報》，1921 年 2 月 13 日，第 7 版。

<sup>42</sup> 李品寬，〈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之研究〉，頁 65-66。根據李品寬的整理，學校師長型的塑像還有臺南師範學校長田中友二郎（1936 年 3 月）、臺灣總督府醫學專門學校長堀內次雄（1936 年 3 月）、嘉義東門公學校長岸達躬（1937 年 3 月）、宜蘭公學校長小池忠晃及中田哲夫（1937 年 3 月）、臺北第二中學校長河瀨半四郎（1938 年 1 月）、草屯公學校長常田袈袋吉（1938 年 2 月）、

除了 1935 年以後大量設置的二宮及楠木銅像，臺灣校園中最有名的銅像，應該是 1936 年設置於苗栗公館公學校的詹德坤像。1935 年臺灣中部發生大地震，就讀公學校三年級的詹德坤在地震中受傷，最後唱著日本國歌死去的故事，流傳一時。翌年，地方人士發起募捐，在公館公學校設置了詹德坤的銅像。如鈴木惠可所指出，這個銅像是日本領臺以來的銅像政治中，第一個在公共場所設置、且是唯一的臺灣人之銅像，而且是公學校兒童，象徵著日本宣示臺灣教化的成功。<sup>43</sup>

上述設在校園的銅像，都沒有看到依「設立紀念碑或形像之件」提出申請的文件。從目前留存的臺灣總督府檔案來看，在校園內設置銅像，事先提出申請的案例，只有 1932 年臺北第一師範學校申請於校內設置前校長志保田銚吉胸像的紀錄。在這個案例中，提出申請的原因是因為要免費使用官有地，而不是因為「設立紀念碑或形像之件」的規定。<sup>44</sup> 由此可知，在校園中設立塑像，並沒有受到此條府令規範。

根據當時報紙報導，漳和公學校的二宮銅像是當地米穀商謙泰商行老板林石泰自己先前從日本內地買來，捐贈給漳和公學校。<sup>45</sup> 林石泰出生於 1904 年，曾任職義和洋行支配人（總經理），約在 1934 年左右辭職，獨自創立謙泰商行，經營米穀移出及肥料雜穀販賣等，後來也主導創立殖產組合、中和商工會，出任會長，應該可以算是當地重要的實業家。<sup>46</sup> 他的教育經驗不詳，如果他念公學校，有可能在公學校漢文讀本或第二期修身書中讀過二宮尊德。1934 年的報紙曾報導他「接濟佃人，竝一般農戶，使之協力更生，大為不景氣之農村所歡迎。」<sup>47</sup> 他本人

---

嘉義農林學校教諭中林孝一（1938 年 9 月）、臺北帝國大學校長幣原坦（1938 年 12 月）、新竹高等女學校長塚本清吉（1941 年 1 月）及高雄平和國民學校長齋藤牧次郎（1941 年 11 月）等人。

<sup>43</sup> 鈴木惠可，〈日本統治期台灣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頁 118-121。

<sup>44</sup> 〈官有地無料使用許可ノ件〉（1932 年），《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典藏號：00007396032。

<sup>45</sup> 〈漳和公學校玄關前 二宮尊德翁像除幕 像負薪讀書寄附者林石泰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1 月 5 日，夕刊第 4 版。

<sup>46</sup> 〈中和庄泰和 殖產組合成 辦事在謙泰商行〉，《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2 月 5 日，第 8 版；〈中和商工會 創立總會 會長林石泰氏〉，《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12 月 26 日，夕刊第 4 版等。報載謙泰商行設於中和庄枋寮，但對外營業都是登記在臺北市太平町 3 丁目 133 番地，見《臺灣米報》（臺北）57（1935 年 1 月），頁 29。

<sup>47</sup> 〈中和庄有志 殖產組合 三日開總會〉，《臺灣日日新報》，1934 年 2 月 2 日，夕刊第 4 版。林石泰出生年出自《日治法院檔案》，臺北地院：公正證書原本昭和 8 年石崎第 27 冊第 1301-1350 號，



抱持什麼樣的想法捐贈銅像並沒有直接的史料，不過從這個報導的描述來看，他對於二宮尊德分度、推讓的農村改良方式應該有所共鳴。

此座銅像被立於學校玄關，也就是進校門後，還沒有到主校舍之間的位置，學生一進入校門後就會看到。學校特地選在 1935 年 10 月 30 日教育勅語煥發記念日設立，11 月 3 日明治節時舉行除幕式。<sup>48</sup> 從設立日及除幕日的選定，可以看到學校教職員苦心安排，在與國家慶典有關的節日揭幕，希望強化銅像的教育象徵意義。

1935 年 12 月漳和公學校出版的鄉土教育報告書中，翻開第一頁就是校園二宮銅像的照片，旁邊的圖說寫著「勤儉力行靈肉一如之姿 農聖 二宮尊德先生之像」。<sup>49</sup> 「勤儉力行」是報德仕法的核心思想之一；「靈肉一如」是 1930 年代鄉土教育運動的標語之一，主要是檢討過去教育太過重視知識的學習，流於空論，而開始鼓勵身體實踐、勞動身體的教育。當時各學校皆開始強化農業實習的課程，設置農業實習地。漳和公學校也是年年擴增實習地，至 1935 年已經有 5,600 平方公尺的農業實習地。學校標舉的教育目標是希望學生畢業後，都能夠活用鄉土教育研究、調查的經驗，以合理的方式增加生產，以便能達到自力更生的目標。<sup>50</sup>

漳和公學校不只設置了二宮銅像，也在校內組織「報德自治會」，目標是培養學生自治協同、勞動服務的精神。<sup>51</sup> 雖然不清楚報德自治會在校內實際運作的情形，但是，從上述線索，可以看到漳和公學校的二宮銅像背後，隱約有日本內地的農村經濟更生運動、新興報德運動及報德教育的影子。

臺灣第二座設置的二宮銅像，1936 年 2 月設於臺南州新豐郡的歸仁農村青年學校。該校早在 1935 年 2 月就已研議要設置二宮銅像，來鼓吹二宮的精神，不過後來沒有立刻實行。<sup>52</sup> 從時間點來看，歸仁農村青年學校可能才是第一個計

頁 14，第 1302 號。參見《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下載日期：2022 年 3 月 22 日，網址：[http://t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index.htm](http://tcra.lib.ntu.edu.tw/tccra_develop/index.htm)。

<sup>48</sup> 帶刀千太郎，《都市に近接せる農村の郷土教育》（臺北：漳和公學校，1935），頁 43-44。

<sup>49</sup> 帶刀千太郎，《都市に近接せる農村の郷土教育》，頁首照片無頁碼；〈漳和公學校玄關前 二宮尊德翁像除幕 像負薪讀書寄附者林石泰氏〉，《臺灣日日新報》，1935 年 11 月 5 日，夕刊第 4 版。

<sup>50</sup> 帶刀千太郎，《都市に近接せる農村の郷土教育》，頁 50、55。

<sup>51</sup> 帶刀千太郎，《都市に近接せる農村の郷土教育》，頁 44-45。

<sup>52</sup> 〈新豐歸仁農校 建立神社 十八日鎮座式〉，《臺灣日日新報》，1936 年 2 月 18 日，夕刊第 4 版；〈尊德翁の立像 除幕式行はる 歸仁農村青年學校で〉，《まこと》232（1936 年 3 月 1 日），頁



圖一 漳和公學校的二宮金次郎銅像

資料來源：帶刀千太郎，《都市に近接せる農村の郷土教育》。

劃設置二宮銅像的學校。

根據《臺灣日日新報》的報導，設置二宮銅像的目的在於校方認為宗旨是培養農村青年必要之日本精神及體力，希望學生以日本農村青年的模範二宮尊德為目標努力，強調二宮「耕種土地先耕心、興家興國」之精神，以樹立健全農村發展之根基。<sup>53</sup>

---

8。歸仁農村青年學校原名歸仁農業補習學校，成立於1929年，設置於歸仁公學校內；1935年5月，改名為歸仁農村青年學校，並設置研究科，招收公學校高等科及農業補習學校本科畢業生。雖然校名為青年學校，然與1939年以後開放給臺灣人青年就讀、有軍事訓練意義的青年學校不同，這是屬於學校教育體系的實業補習學校。1936年9月改組為各庄組合立新豐青年學校；1940年改稱新豐國民農學校，1941年改稱新豐專修農業學校，為今日國立新豐高中前身。

<sup>53</sup> 1936年2月10日，《臺灣日日新報》報導歸仁公學校將於2月18日舉行二宮胸像除幕式；約略同時，《まこと》雜誌上報導2月18日於歸仁農業補習學校改制的歸仁農村青年學校舉行二宮銅像除



圖二 新豐青年學校（原歸仁農村青年學校）的二宮金次郎銅像

資料來源：新豐郡，《新豐郡要覽（昭和十一年版）》（臺南：新豐郡，1936），無頁碼。

歸仁農村青年學校本來就是以農業研究為設立宗旨，強調二宮尊德振興農村的精神或方法十分合理，但從這則報導中可看到，設置二宮銅像更直接的契機可能是當時新豐郡守大田周夫就是報德會的研究者。1935年他到日本內地農村視察，發現各地因報德會的結成，在涵養農業精神、強化統制各項農業經營等方面有很好的成果，因此希望能落實在歸仁農村青年學校，而有設置二宮銅像的提案。<sup>54</sup>

歸仁農村青年學校設置二宮銅像一事，在《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中也有報導。報導中提及歸仁庄數年來即信奉二宮教訓，致力於自力更生，與郡當局

---

幕式。其後也有報導分別提及歸仁公學校及歸仁農業補習學校2月18日舉行校內神社鎮座式。由這些報導推測，1936年2月鎮座的校內神社及二宮銅像應該都是在歸仁公學校校園內，胸像的報導可能為誤報，實際上是全身的銅像，即後來由歸仁農村青年學校改制的新豐青年學校之銅像。〈『土地を耕すには先づ心から耕せ』 尊徳翁のこの精神を以て 農業研究生を指導養成〉，《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5月29日，第3版；〈尊徳翁の胸像除幕式〉，《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2月10日，第5版；〈新豐歸仁農校 建立神社 十八日鎮座式〉，《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2月18日，夕刊第4版；〈校內神社鎮座祭（臺南州歸仁公學校）〉，《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2月25日，第5版；〈尊徳翁の立像 除幕式行はる 歸仁農村青年學校で〉，《まこと》232，頁8。

<sup>54</sup> 〈『土地を耕すには先づ心から耕せ』 尊徳翁のこの精神を以て 農業研究生を指導養成〉，《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5月29日，第3版。

者協議後，決定在農村青年學校內設置二宮銅像，深化勤勉貯蓄之美風。從「與郡當局者協議」的文字，也可以窺見大田周夫郡守可能扮演幕後推手的角色。<sup>55</sup>

1936年以後，從報紙等零星的報導可以看到臺灣各地陸續有一些學校設置二宮或楠木銅像，目前可確認設置年代的二宮銅像，1936年有另外7座、1937年3座，1938年6座，1939年4座。<sup>56</sup>另一方面，楠木銅像也約略在同一時期開始出現。以目前可見的資料，臺灣第一座楠木銅像是1936年11月於屏東市海豐公學校設立，<sup>57</sup>其後數年也陸續在各地零星出現。<sup>58</sup>

這些銅像有些是地方人士因個人的信念而發動捐贈或設置，如前述漳和公學校是由地方上的臺籍實業家可能因與二宮農村復興理念有共鳴而捐贈；歸仁農村學校是當地日本人郡守熱心報德會活動，便以配合學校教育目標為名目，在學校設立。1936年桃園小學學校的二宮銅像是由當地桃園街協議員丸山繁三之夫人ツル子寄贈；當時報紙的報導中提到，丸山夫人素來就期待小學校兒童能學習二宮之精神，因此寄贈銅像。個人捐贈或發動設立銅像的事例中，臺、日籍人都有，可以推知到1930年代中期以後，臺灣人對二宮尊德的性行有一定的認同，或是可以理解、甚至操作二宮銅像的文化象徵意義。

此外，有些學校以創校週年紀念為名目而設立銅像，例如前述1936年臺北的士林公學校為慶祝40週年校慶，由第一屆校友郭坤木捐贈二宮銅像；1939年南投的竹山公學校也是為了慶祝創校40週年，而由校友捐贈二宮銅像。<sup>59</sup>這種情形，僅從有限的資料，難以判斷是校友或地方人士主動說要捐贈，還是學校方

<sup>55</sup> 〈農村打開は 尊徳主義で 歸仁庄に銅像建設〉，《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1936年2月23日，第5版。不過，此報導最後說，「本島島民建設銅像蓋以該庄為嚆矢」，鈴木惠可將這句話解釋為因為漳和公學校的銅像是向日本內地購買，而歸仁的銅像才是由臺灣島民自發建置，記者是在強調「本島島民」的建置。不過，漳和公學校的銅像是臺灣人捐贈，歸仁的銅像實際出資者及購買管道不太清楚，很難說後者才是臺灣人自發建置。筆者推測，因為兩銅像設置時間距離很近，《大阪朝日新聞》的記者可能沒有留意到臺北的漳和公學校已經先行設置二宮銅像，而以為歸仁庄的銅像是臺灣第一座二宮銅像。鈴木惠可，〈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頁123、397。

<sup>56</sup> 二宮銅像數字根據本文文末附表統計，與其他前人研究的統計數目略有出入。

<sup>57</sup> 〈大楠公の銅像成り 盛大除幕式 きのふ屏東市海豊公で〉，《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1月4日，第5版。

<sup>58</sup> 根據鈴木惠可的整理，楠木銅像1936年有3座，1937年5座，1938年2座，1939年3座。鈴木惠可，〈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頁123。

<sup>59</sup> 〈銅像やピアノを母校に寄附 竹山公記念事業決定〉，《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6月29日，第5版。

面先提出，而由校友買單。可以確認的是，1930年代後期，配合學校教育活動或慶祝活動，在校園中設置二宮銅像，已經不是少見的事例。

雖然，各校設置二宮銅像皆有各自的原因，但銅像集中出現在1935年以後，其背後仍可以看到一些共同的政治、社會脈絡。鈴木惠可指出，從國歌少年的銅像到二宮、楠木銅像的建置，其背後正是以國語普及、生活改善為主軸的部落振興運動。而且，與1930年代以前設在主要都市公共空間的大型銅像不同，1930年代中期以後，轉變成在各地域、學校這種小型公共空間，透過地方民眾或學生捐款來建造銅像，也與部落振興運動鼓勵自發改造鄉土的精神有一致性。<sup>60</sup>

所謂的部落振興運動，與前述日本內地的農村經濟更生運動，在時期上十分接近，做法上也有不少類似之處。臺灣約自1932、1933年左右，各地開始出現以行政體系最末端的村落（當稱為部落，在街庄底下，並非正式行政單位）為單位的社會教化團體，起初各地名稱不一，有振興會、同榮會、更生會等，約自1934年以後，逐漸統一使用「部落振興會」一詞。部落振興會多以尊皇敬神、產業振興、改善生活、加強公民修養等為綱領；另外加上殖民地臺灣的特殊項目——普及國語（指日本語）。<sup>61</sup>

部落振興運動中的產業振興與自我修養，與二宮農村復興的報德仕法有共通之處；部落振興會與街庄行政的關係十分密切，與同時期日本內地新興報德運動的模式也有相近之處。事實上，確實有部落振興會在集會場上設置二宮銅像的事例，<sup>62</sup>或是如前述漳和公學校在校內設置報德自治會的事例。不過，以目前可見的資料來看，報德運動及報德教育在臺灣的活動還不是十分清楚，難以直接斷定其與校園銅像建置有直接的因果關係。部落振興運動雖然留下不少史料，但整體看來，當時農村面對的課題很多，透過銅像建置以強化精神涵養，雖然是其中一個項目，但絕不是部落振興的優先課題。從以上各種線索來看，可以推論二宮銅像建置的背景，確實與同時期的部落振興運動、報德運動及報德教育有一定的關聯性，也可能有互相啟發或加乘的作用，但實際的因果連動關係如何，還有待進

<sup>60</sup> 鈴木惠可，〈日本統治期台灣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頁129-130。

<sup>61</sup> 蔡錦堂，〈皇民化運動前臺灣社會教化運動的展開（1931-1937）〉，收於周宗賢主編，《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經濟與墾拓論文集》（臺北：國史館，1995），頁369-388。

<sup>62</sup> 見邱森鏘，〈部落教化的實際〉（臺中：三十張犁部落振興會，1940）。

一步探討。對臺灣二宮銅像建置最直接的推力，其實是 1940 年日本的大型國家祭典——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活動。

### （三）皇紀二千六百年紀念活動與校園銅像的建立

雖然自 1936 年以後各地皆有一些零星設置銅像的報導，但最大規模的設置緣由，當屬 1940 年的皇紀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活動。其中，可能也有部分學校，本來就因為幾週年校慶或別的原因提出設置計畫，因剛好在 1940 年前後，便掛上紀念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名目。不過，無論如何，1940 年前後，以紀念紀元二千六百年為名目而設立的校園銅像相當多。<sup>63</sup>

所謂的皇紀紀元是明治維新之後，明治政府宣布將神武天皇即位之年定為皇紀紀元元年，1940 年正好是皇紀二千六百年。為了慶祝紀元二千六百年，日本本國中央政府從數年前即開始討論籌劃相關紀念活動，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活動是萬國博覽會的舉辦及橿原神宮境域的維護擴張。自 1937 年中日戰爭開始後，除了前線的戰事之外，整個日本帝國後方也在物資、人力、人心各方面全力總動員，皇紀二千六百年自然是強化效忠皇室精神動員的良好素材，日本各級政府不會放棄這個大好機會。<sup>64</sup>

為了執行活動，1937 年 4 月設立財團法人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會，負責執行橿原神宮境域及參道擴張維護、宮崎神宮境域擴張維護、神武天皇聖蹟調查保存彰顯、御陵參拜道路改良、國史館建置、日本文化大觀編纂出版等所謂六大事業，經費來自國庫補助金及國民捐款，各項活動由奉祝會直接執行或委託政府或公共團體執行，大部分活動都在 1940 年當年完成。另外一項重要活動——萬國博覽會的舉辦，雖然已經展開諸多前置作業，但最後還是因為戰爭局勢而決定延期（事

<sup>63</sup> 關於日本的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活動之全貌，可參考古川隆久，《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皇室ブランドと經濟發展》（東京：中央公論社，1998）；關於臺灣的紀念活動，可參考蔡錦堂，〈「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1（2007 年 12 月），頁 51-88。

<sup>64</sup> 古川隆久指出，1930 年代初期即開始討論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事業，最早被提出的是萬國博覽會、東京奧運及橿原神宮境域擴張三項計畫，特別是萬國博覽會的舉辦，主要是考量經濟效用，想要吸引外國觀光客，而不是精神或思想上的因素；其後，橿原神宮境域擴張計畫得到奈良縣的積極支持，以此為契機，才成為國家級大規模的奉祝事業。也就是說，不能只從精神動員的角度來看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事業，也要將經濟因素納入考量，才能比較全面的認識該事業。古川隆久，〈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事業をめぐる政治過程〉，《史學雜誌》（東京）103:9（1994 年 9 月），頁 1573-1608。

實上最後變成停辦，直至 1970 年才舉辦大阪萬國博覽會)。<sup>65</sup>

除了上述國家層級的大型活動之外，全國各地也配合舉辦了各種儀式性活動（日文稱為「奉祝記念行事」，多為一次性的活動）及各項建設（日文稱為「奉祝記念事業」，有些橫跨數年籌備，大多會留下實體設施；也有些是各單位原本每年例行活動，但冠上紀念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名目）。包括內、外地在內，中央官廳加上全國各地提報的記念事業多達 1 萬 5 千餘件，總金額約 1 億 6 千餘萬圓；其中外地（包括朝鮮、臺灣、樺太、南洋）的奉祝記念事業項目有 3,200 餘件，總金額為 1,064 萬餘圓。<sup>66</sup>

記念事業的內容包羅萬象，大致可分為以下幾類：(1)與地方行政建設相關者：如公會堂、集會所的建置等；(2)與教育事業相關者：如奉安殿建置、忠臣偉人像建置、校地校舍維護、圖書館或記念文庫設立、青年團成立等；(3)與產業相關者：如產業報國田的設置、植樹造林事業等；(4)與軍事、警防相關者：如忠靈碑或忠靈塔之建置、獻納武器等；(5)與社寺相關者：如神社、神祠建造，境域擴張，大麻奉齋所設置等。<sup>67</sup>

上述統計數字，並不是所有事業的總數，而是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事務局於 1940 年底各種紀念活動大致告一段落，準備編纂報告書時，由上而下透過行政組織發出調查票，再由行政末端的市町村、市街庄層層往上回報集計，所得到回報者數。臺灣的五州三廳中，臺中州只有回報 1 個項目，臺東廳及澎湖廳則完全沒有回報的項目，顯然是未及提出；其他州廳雖然回報的項目不少，但也未能確認是否完整。<sup>68</sup> 祝典事務局於 1943 年發行了《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共 13 冊，詳細記錄了整個活動的籌備、執行到收尾的過程，也一一列出了 1 萬 5 千餘件的記念事業項目、執行單位、執行年度、經費及簡單的說明，因此我們可以從這份

<sup>65</sup>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第 7 冊》（東京：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請求番號：紀 00007100，「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下載日期：2022 年 3 月 13 日，網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頁 1-11。〔按：以下省略該史料館藏地、下載日期及網址〕。

<sup>66</sup>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第 7 冊》，頁 11-15。

<sup>67</sup>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第 10 冊》，請求番號：紀 00010100，頁 455-460。

<sup>68</sup> 臺北州 63 項，新竹州 135 項，臺中州 1 項，臺南州 110 項，高雄州 133 項，花蓮港廳 22 項，計 464 項事業，其中有不少個單位提出數項者。

紀錄中考察臺灣校園中以紀元二千六百年紀念為名而建置銅像的概況。<sup>69</sup>

無論是內地或外地，教育類的奉祝記念事業中，都有不少校園銅像建置的項目。在日本內地，共有 87 件楠木像建置，二宮像則有 249 件，也有少數其他塑像（12 件）；而外地則有 72 件楠木像建置、83 件二宮像建置以及 12 件其他塑像，其中臺灣有楠木像建置 61 件、二宮像建置 49 件，其他 3 件。<sup>70</sup> 僅就《祝典記錄》來看，在日本內地，二宮銅像比楠木銅像多很多，而臺灣似乎是楠木銅像的數字稍高。雖然印象中，二宮銅像與楠木銅像是成對出現，但事實上，只有其中一座銅像的學校更多。目前可以確認有二宮銅像的 88 所學校（含社教團體）中，只有 30 校是兩座銅像都有，而且兩座銅像未必同時建造，建置原因也未必相同。當然，每一所學校決定要設什麼銅像，或兩座銅像同時都設，應該都有各自不同的因素，難以簡單歸納，在此僅能提出大概的觀察。（見本文文末附表）

雖然資料並不全面，但從《祝典記錄》還是可以了解過去僅從報紙等零星史料無法確認的事，例如塑像的材質。1940 年時，雖然戰爭已經開始數年，但還可以製作銅像，尤其是與教育有關的銅像沒有在第一階段即刻被限制或回收，因此，整體而言，臺灣的塑像還是以銅像為主。這 49 座二宮塑像中，除 36 座銅像之外，也有為數不少的石像（13 座）。如果只看當時報紙，因為報紙不曾出現過二宮石像的報導，所以過去無法確認是否有銅以外其他材質的塑像，透過此紀錄，而得以確認戰前二宮石像的存在。<sup>71</sup> 石像的雕塑技術門檻比銅像低，可能在地的石匠

<sup>69</sup> 這 13 冊《祝典記錄》，內容涵蓋自 1930 年代前半開始籌劃紀念活動，到 1940 年代前半活動結束的龐大材料，有將近 2 萬頁，1943 年完成後，僅製作了 12 套。2002 年ゆまに書房複刻出版，目前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數位檔案館可以看到原始檔案全文（<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古川隆久，〈『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解題〉，收於《（近代未刊史料叢書 2）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 別卷》（東京：ゆまに書房，2002），頁 182-198。

<sup>70</sup>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第 7 冊》，頁 319、456、557-598。除了《祝典記錄》中蒐集的 49 所學校之外，從報紙等其他史料可以看到且可確認也是以紀念紀元二千六百年的名目設立的二宮像，所以實際上不只此數。另，蔡錦堂認為《祝典記錄》中列出的學校，只是「計畫」，不能確認最後完成的有多少。不過，如前文所述，從《祝典記錄》的編纂過程可知，記錄中列出的項目，其實是整個慶典活動結束後，受到上級指示，由下而上的回報、集計的結果，而且大部分的事業項目都有提報事業進行年度，只有少數幾個學校的計畫是到 1941 年才結束，絕大部分學校都是 1940 年就完成計畫。因此，筆者比較傾向認為這些記念事業的銅像，應該都有完成。蔡錦堂，〈「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頁 78。

<sup>71</sup> 2021 年 9 月，新北市發現一座二宮石像，雖然無法確認該雕像的由來，但戰前確實存在。相關報導見「福和濕地藏國寶？二宮尊德像待修復」（2021 年 9 月 6 日），下載日期：2022 年 3 月 23 日，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7\\_YYpMZg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7_YYpMZg0)。另，本文完稿後，承本刊主編提示，臺南



就可以雕刻，所需經費也比較低。日本內地有銅像被徵召後，以石像代替的事例，但臺灣沒有看到這種情況。

## 四、二宮銅像的實體及象徵意義

1930年代後期因特殊的時空背景而開始流行的二宮金次郎銅像，其實具有多種面貌。作為一種雕刻，它可以說是一種工藝品、美術品；因為有一定程度的市場需求，它自然也是一種流行商品；承載著地域指導者地域振興或教育相關人士強化鄉土教育的期待，而設在校園中，可以說是一種統治或教育的道具。此外，在過去近百年的臺灣歷史中，國民的模範人物隨著改朝換代而更替，在銅像更替的過程中，銅像、甚至是被留下的銅像基座，也承載著不同的歷史記憶。

作為工藝品、美術品的二宮銅像，目前沒有實物，留存的圖像也大多模糊不清，暫時難以討論。因此，以下擬探討銅像的購買管道、大小與價格等，以了解作為商品的二宮銅像；其次，探討立於校園中的二宮銅像，如何發揮其作為教育道具的效果。

### （一）作為商品的二宮銅像

以目前可見的資料，臺灣的二宮銅像並沒有在本地鑄造的紀錄，因此，要在臺灣取得銅像，只能自己直接向日本內地商家訂購或是向臺灣的進口代理店購買。

1935年林石泰寄贈給漳和公學校的二宮像即是自日本本國購買；1939年新竹第二公學校校友、開業醫鄭義生決定寄贈母校二宮銅像，也是直接向日本本國的商店預定，當時需要1個月左右的時間才能完成。<sup>72</sup>雖然資料本身並不齊全，但可想而知，如果臺灣的代理店能幫忙代為訂購或備有現貨，對學校來說應該是

---

市南安國民小學也留有一座石造或水泥造的二宮金次郎像，在日治時期史料中未能確認該塑像的建造時間或緣由，暫且記錄於此，留待日後進一步考察。

<sup>72</sup> 〈漳和公學校玄關前 二宮尊德翁像除幕 像負薪讀書寄附者林石泰氏〉，《臺灣日日新報》，1935年11月5日，夕刊第4版；〈二宮尊德先生の 盛大な銅像除幕式 13日桃園小で舉行さる〉，《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12月14日，第5版；〈母校に二宮翁の銅像寄附〉，《臺灣日日新報》，1939年3月12日，第7版。

比較方便的選擇。

在臺灣可以購買銅像的商店，以目前可見的資料，只有臺北市的荒井商店。1936年士林公學校、桃園小學校，1937年老松公學校，都是向荒井商店購買。<sup>73</sup>

荒井商店設立者荒井慶雄，1885年生，兵庫縣人，1931年渡臺，於臺北市京町2丁目39番地（約在今臺北市博愛路90號，博愛路、武昌街口）設立合資會社荒井商店，營業項目有金屬器製作販賣、軍需及警察用品、旗、時鐘、刀劍類及徽章等。<sup>74</sup> 荒井商店本來以販售獎杯、旗類、制服附件等商品為主，約在1936年左右於臺北市末廣町（今臺北市萬華區西門町一帶）新設工廠，開始自製各種金屬工藝品及紀念品，例如他們曾經製作總督府及公會堂模型的文鎮，據說大獲好評。廣告中宣稱他們可以委託日本內地有名的雕刻家北村西望、津田信夫、株木秀明以及臺灣本地知名的雕刻家鮫島臺器製作商品，由此推測，雖然有新設工廠，可以生產金屬類工藝品，但可能沒有自製銅像，在臺灣販售的銅像應該還是從日本本國進口成品。<sup>75</sup>

從現存資料來看，1934年3月起，荒井商店便開始在《臺灣日日新報》附屬的《臺日畫報》上刊登廣告，起初的廣告只是獎杯、刀劍、肩章、徽章、旗類等，1935年8月首次出現荒井商店販賣銅像的廣告，廣告文寫著「是學校、家庭絕好的教材，精神作興的好材料」，圖像是乃木希典和兒玉源太郎的軍裝銅像。<sup>76</sup> 同年9月的廣告是楠木正成銅像，廣告文寫著「青銅作品 教育資料銅像、美術鑄造百般」。<sup>77</sup> 1935年10月出現二宮銅像的廣告，圖像標題寫著「勤儉力行二宮先生像」，也有「青銅作品 教育資料銅像、美術鑄造百般」的文句，同時也說明店內備有各種尺寸：「立像從八寸到五尺一寸都有」。<sup>78</sup> 1936年6月《臺灣教

<sup>73</sup> 關於荒井商店販售銅像及在《臺日畫報》上刊登廣告，鈴木惠可的論文有簡單介紹。鈴木惠可，〈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頁130。

<sup>74</sup> 〈荒井慶雄〉，收於臺灣新民報社編，《臺灣人士鑑》（臺北：該社，1937），頁484。

<sup>75</sup> 〈金屬工藝の百貨 製作工場を卒先して 設けた荒井商店の誇〉，《臺灣日日新報》，1936年4月17日，第6版。

<sup>76</sup> 《臺日グラフ》6:8（1935年8月15日），收於陳怡宏編輯，《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十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頁79。

<sup>77</sup> 《臺日グラフ》6:9（1935年9月15日），收於陳怡宏編輯，《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十冊）》，頁119。

<sup>78</sup> 《臺日グラフ》6:10（1935年10月15日），收於陳怡宏編輯，《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十冊）》，頁159。

育》上也有荒井商店楠木銅像及二宮銅像圖像的廣告，上面寫著「各銅像皆有各種尺寸現貨」。<sup>79</sup>

1935年10月第一次出現二宮銅像的廣告；同年11月，臺灣第一座二宮銅像就出現，雖然漳和公學校的銅像是從日本購買，但這兩個時間點上的接近應該不是巧合，而是在鄉土教育運動及部落振興運動的背景下，商人很敏感地發現二宮銅像可以配合當時的教化政策，嗅到商機而開始宣傳商品。

1937年3月《臺日畫報》的廣告上，可以看到荒井商店位於臺北京町的大樓，夜晚亮著霓虹燈，兩邊掛著寫著營業項目的大看板。大門一進去，隱約可以看到入口處即陳列著楠木及二宮銅像。之前的店頭擺飾只是獎杯、旗幟類，應該是在1937年年初換上了二宮及楠木像的擺飾。在熱鬧的京町通十字路口，荒井商店的店頭裝飾，應該對校園銅像設置有很大的宣傳效果。



圖三 荒井商店店頭展示著二宮及楠木銅像

資料來源：《臺日グラフ》8:3（1937年3月15日），收於陳怡宏編輯，《現存臺日畫報復刻（第十一冊）》（臺南：臺灣歷史博物館，2019），頁119。

<sup>79</sup> 〈廣告〉，《臺灣教育》407（1936年6月），頁首無頁碼。

1937年前後，荒井商店在臺中、臺南也設有分店，可見其生意越做越大。<sup>80</sup>臺中州北斗郡的三十張犁部落振興會（位於今彰化縣田尾鄉）於1940年2月，決定在部落集會所前設置二宮金次郎銅像。2月3日早上開會時，會場有人提出這個意見，得到滿場一致贊同，而且立刻得到近千圓的捐款。2月4日，部落振興會代表4人一起到臺中市區購買銅像，還在臺中公園拍照留念。他們當天就順利買到銅像，第二天（2月5日）起「開始施工，部落民皆歡喜誠心認真的勞動服務……。」<sup>81</sup>幾天後，2月9日，便全部完工，舉行揭幕儀式。

由這段敘述推知，臺中的商店就有現貨，所以去店頭購買，立刻可以買到，可能當日或翌日就送到現場，可以立即著手施工。這裡雖然沒有明言到臺中的哪裡購買銅像，不過很可能就是荒井商店臺中支店。

荒井商店究竟從日本的什麼地方、什麼工廠訂購銅像，目前並沒有看到直接的史料。1939年12月，澎湖廳在澎湖神社及廳內21所學校一舉設置了22座楠木銅像。澎湖廳向總督府提出的報告書中說明，這些銅像都是在京都製造，並附上臺北市老松公學校向荒井商店訂購的楠木銅像照片作為範例，由此推測澎湖廳這次採購的22座楠木銅像也是向荒井商店訂購，而該店則是向京都的工廠訂製。<sup>82</sup>

1944年出版的一份資料中，如下介紹荒井商店，此時已經是荒井慶雄的長子荒井保接手，店名為「合資會社丸越荒井商店」：

該店的營業項目有金屬器具百貨、刀劍、肩章、徽章、金屬裝飾品等，和軍部、總督府、各公司學校團體等都有生意來往。……刀劍、肩章帶、皮釦類等，幾乎由該店獨占。……（荒井保）只要一知道有什麼團體結成或集會舉辦，他就如疾風迅雷般立刻製作設計圖案，薄利推銷……，因此，幾乎所有的訂單都殺到該店。<sup>83</sup>

<sup>80</sup> 臺中的分店本來在大正町，後來搬到榮町3丁目（皆位於今臺中市市區），臺南的分店在錦町3丁目（位於今臺南市中西區）。見《臺日グラフ》8:3（1937年3月15日），頁119；《臺中州教育》7:4-7:7之卷末廣告欄（1939年5月-1939年12月），無頁碼。

<sup>81</sup> 邱森鏘，《部落教化的實際》，頁139。

<sup>82</sup> 〈花蓮港廳教育費廳費補助認可指令案〉（1939年12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10884012，頁525-542。

<sup>83</sup> 山川隣編，《戰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東京電報通信社，1944），頁418。〔按：原文為日文，筆者譯〕。

到了 1944 年，因金屬回收政策，無法再販售銅像，可能連金屬類獎杯、獎牌等都採用替代品。不過從這段介紹，也可以看到荒井商店高明靈活的行銷手法。

至於銅像的大小及價格如何呢？二宮與楠木銅像出現的時代，正好是中日戰爭開戰前後，到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間。戰爭必然會影響銅的價格，隨著時間推進，也有物價波動的情形；此外，銅像大小必然也會影響價格。以下暫且先不論這些因素，僅就目前可見之史料，整理此時期臺灣可見之二宮銅像的大小及建造價格。

荒井商店的二宮銅像廣告中表示，立像有 8 寸到 5 尺 1 寸，也就是 24 公分到約 153 公分。24 公分的立像，應該不是立在校園，而是放在室內桌上或和室房間的壁架（床之間），作為擺飾品裝飾；153 公分的二宮銅像，已經相當於小、公學校高年級的學童身高。也就是說，此時的銅像大致可以分成室內擺飾品及設置在室外的銅像兩種，各自再細分各式不同的尺寸。

家住阿里山的記者陳月霞回憶，幼時家中有一個大約 4 吋的金屬製「神像」，腳穿草鞋，背著木材，雙手捧書，專注閱讀。她從小受長輩指示，拿香跟著膜拜，卻一直不知道這尊「神像」的來源。後來才知道原來這個神像就是二宮金次郎，是她的父親於 1937、1938 年前後就讀南投皮子寮公學校四年級時，參加詩文比賽得獎的獎品，偶然被家中長輩放上神桌，從此就變成家中早晚祭拜的「神像」。<sup>84</sup> 4 吋大約只有 12 公分，如果這位記者記憶無誤，也許有更小的二宮銅像。無論如何，1930 年代後期，除了各地公學校陸續建造矗立校園的二宮銅像之外，也有以小型「負薪讀書」二宮銅像來鼓勵兒童努力向學的事例。<sup>85</sup>

<sup>84</sup> 陳月霞，〈二宮金次郎〉，《生態臺灣》（臺中）3（2004 年 4 月），頁 28-29；原刊於《中國時報》，2000 年 2 月 29 日，第 37 版人間副刊。作者描繪該塑像在幾次搬家後，祖母偶然將其置於家中神龕，遂成為家中祭拜的神像，1976 年住家發生火災，二宮像也隨之消失，她的父母還說，明明是生鐵製品，應該不會燒毀，但卻遍尋不著。由作者另一篇報導可知，她的父親生於 1926 年，1941 年進入阿里山林場工作，推測他公學校四年級時，約是 1937-1938 年之間。陳月霞，〈父親〉，《中國時報》，2005 年 1 月 9 日，第 E7 版。

<sup>85</sup> 除了立體的銅像之外，也有做成銅牌式樣的。臺灣歷史博物館藏有一面長約 15 公分、寬 22.6 公分的銅牌，刻有負薪讀書的二宮像，並寫有「二宮尊徳の像」、「昭和十年」（1935）、「臺中市村上公學校敬贈」等字樣，應該也是學校鼓勵學業表現優良的學生之用（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登錄號：2004.028.0410，網址：<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index.aspx>）。此外，該館另外藏有一座 110 公分高的木製二宮尊徳負薪讀書塑像，底座寫有「勤學報國」、「大正九年草屯公學校」、「街長渥美寬藏贈」字樣，不太確定該塑像的來歷或擺設地點等資訊，只能推測可能是街長送給草屯公學校或是草屯公學校學生，鼓勵他們「勤學報國」之用（登錄號：2018.011.0004）。在這麼早的時期（1920 年）即出現的二宮塑像，而且是木質塑像，其物質文化史的意義與 1930 年代中期以後大量出

目前可以確認大小的二宮銅像有 90（歸仁農村青年學校）、100（士林公學校、宜蘭農林學校）、105（楠梓公學校）、123（三十張犁部落振興會）、135（埔里小學校）、140（新竹第二公學校）公分等幾種尺寸。這些設在室外的銅像大小，基本的設想可能是與小、公學校兒童身高相近，以增加兒童的親近感。

不過，與增加兒童親近感呈現矛盾的設計是，設在戶外的銅像一定都有台座。從現存照片來看，台座高度大多比銅像本身還高。目前可以確認銅像及台座兩者高度的案例如下：歸仁農村青年學校，銅像 90 公分、台座 180 公分；士林公學校銅像 100 公分、台座 150 公分；三十張犁部落銅像 123 公分、台座 177 公分。加上台座以後，原本可親近的兒童、少年造型之二宮，瞬間變成必須仰望的存在。透過仰角的視線培養兒童對銅像的敬意，必然也在教育關係者的考量之中。

接著，概觀銅像的價格。銅像的價格當然和尺寸有直接關聯；不同時期購買、是否透過在臺灣的代理店等，都可能有所影響。《祝典記錄》中有很詳細的銅像建置記念事業的金額，從最低的 197 圓，到最高 1,650 圓，有很大的差距。因為該金額不只是銅像本身的價格，可能包括台座及附帶工程的價格，有部分則是二座銅像的建置費合併登錄，因此不太容易看出銅像本身的價格。

以目前的資料來看，能夠確認銅像本身價格的事例，只有 3 例。1936 年，士林公學校向荒井商店購買的 100 公分銅像是 170 圓；1939 年，新竹第二公學校直接向日本內地訂購的 140 公分銅像是 320 圓；1940 年，臺中三十張犁部落在臺中購買的 123 公分銅像是 420 圓。因為時間、大小、購買方式都不同，不易比較，只能看出大概的趨勢是，1936 年的銅像雖然較小，不過價格相對來說也比較低，到 1940 年，可能銅價有所上漲，因此價格偏高。附帶一提，1939 年澎湖廳訂購的 22 座楠木銅像中，位於澎湖神社的大型楠木銅像，高 180 公分，價格是 1,239 圓（含七生報國牌及說明牌），各學校的小型銅像，高 90 公分，每座是 255 圓。大小約略相同的銅像來比較的話，楠木銅像的價格比二宮銅像高一些。

---

現的二宮銅像應該有不同的脈絡，不過目前缺乏更多線索，有待日後另行探究。此外，臺灣歷史博物館還藏有另一座年代不詳的木製二宮像，高僅 8.5 公分（登錄號：T2018.001.0046）。

## （二）銅像教化作用極大化的操作

銅像建造經費大多來自各種形式的捐款，在可確認經費來源的事例中，約有一半來自地方人士、學校職員、家長會、同窗會的捐款；另一半，則是全部或部分來自兒童的定期集資。

1936年3月龍山公學校為了設置二宮銅像，學校自前一年11月起訂定防止買零食週及克己週，將節省下來的金錢加上畢業生的捐款而成。<sup>86</sup> 1938年佳里公學校籌劃設置二宮像及楠木像，預定資金1,000圓，自1938年7月起30個月，每個月每位兒童節約3錢的零用錢捐給學校。<sup>87</sup> 新竹湖口的新湖口公學校，也是自1937年4月至1940年，職員每月10錢、兒童每月2錢集資，最後釀資952圓，在校內同時建造了二宮銅像和楠木銅像。<sup>88</sup> 新竹關西的石光公學校，自1938年6月至1940年12月之間，每位兒童每個月集資2錢，最後籌集了710圓。<sup>89</sup> 為了提高教化效果，校長或老師必然會在這兩、三年中，不斷利用朝會或各種場合訓話或宣揚設置銅像的目的，而在長達兩、三年的過程中，兒童們會因為不能自由使用零用錢、買零食，而不斷想起二宮和楠木吧。

即使是澎湖廳統一建置的楠木銅像，雖然有廳的補助，但其總建置費8,694圓中三分之二以上的錢（6,896圓），也是來自各學校學生捐款。此時澎湖廳唯一一所中等學校是馬公水產學校，學生每人每月捐款15錢，各小、公學校學生每人每月捐款3錢，時間由1938年5月起到1940年底，共計32個月；其餘不足額，由一般捐款（1,008圓）及廳費補助（790圓）補齊。<sup>90</sup> 對教育關係者而言，不只是期待銅像本身的教化效果，連製作銅像的過程都是重要的教化機會。透過兒童每個月拿出切身相關的零用錢，加強兒童在心理上、情感上與銅像的連結，更可強化銅像建置後的教化效果。

銅像落成的揭幕式，也是對學校兒童和地方民眾很好的教化機會。揭幕式除

<sup>86</sup> 〈二宮翁の銅像 龍山公に建立〉，《まこと》234（1936年3月21日），頁4。

<sup>87</sup> 〈大楠公と尊徳翁の銅像を建立 北門郡佳里公で計畫〉，《臺灣日日新報》，1938年7月4日，第8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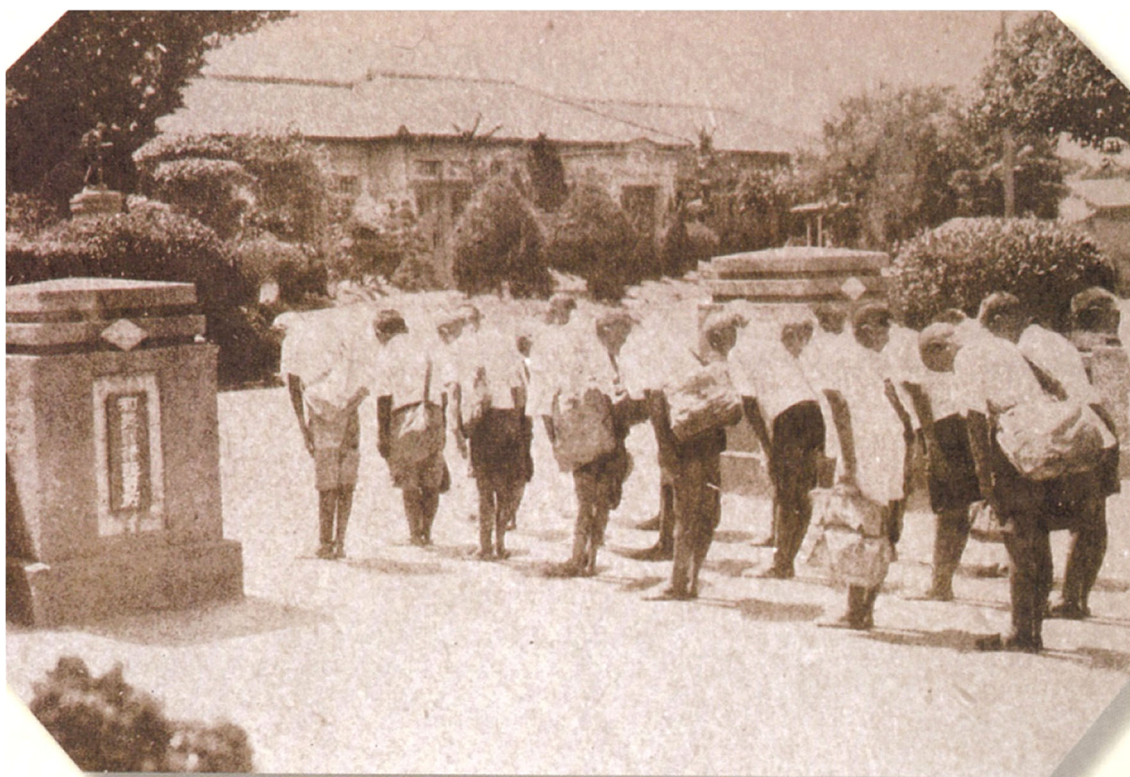
<sup>88</sup>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第7冊》，頁566。

<sup>89</sup>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第7冊》，頁567。

<sup>90</sup> 〈花蓮港廳教育費廳費補助認可指令案〉（1939年12月），《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10884012，頁525-542。

了學校相關人士之外，通常會邀請地方官員及一般民眾參加，採用神道教的儀式，請神官修祓、降神、獻饌、祝詞，最後奉奠玉串。<sup>91</sup> 學校原本就是地方社會的教化中心，銅像揭幕式也被利用作為地方的教化活動。

二宮銅像設立的位置，經常是在一進校門的地方（玄關），與 1928 年以後陸續設置的奉安殿或是同樣在 1930 年代中期以後陸續設置的校內神社（祠）經常成對出現在校園的玄關。<sup>92</sup> 學生一進學校，便向二宮銅像和奉安殿或校內神社行禮，才進入校內，成為學生上學的固定儀式。二宮金次郎銅像本來象徵的是自我



圖四 和美國民學校學生進校門前向二宮金次郎銅像行禮

資料來源：陳一仁編著，《彰化縣老照片特輯 4：百年樹人》（彰化：彰化縣文化局，2003），頁 119。  
原出處：和美國民學校 1942 年畢業紀念冊。

<sup>91</sup> 〈彰化一公に銅像〉，《臺灣日日新報》，1940 年 2 月 14 日，第 5 版。

<sup>92</sup> 關於奉安殿可參考賴怡慈，〈日治時期臺灣奉安設備之研究〉（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論文，2019）。



修養、振興農村，但在校園中與其他配套的道具、儀式加乘的結果，已經超出農業振興的範疇，而得以被利用來加強學生的愛國精神。

整體而言，銅像的樹立從決定建置開始，建置過程到完成、除幕式，以及銅像樹立後，每日兒童進出學校時向二宮銅像行禮，銅像可以「朝夕相伴」，隨時發揮學校期待的教化機能，事實上，連銅像撤去的儀式性過程也被賦予教化效果的期待。

### （三）銅像「應召」

銅像在校園出現與展開的時間，與日本逐步擴大對外侵略戰爭的時期一致，二宮銅像也逐漸從鄉土教育、部落振興的象徵物，變成戰爭動員人心的道具。隨著戰局持久化，銅像也成為戰略物資被徵調。但過去被大肆宣傳的教化象徵，如果隨意撤走，恐怕會傷害兒童的心理，導致日後教育的困難，因此政府、學校方面對銅像的徵調特別做了安排，宣稱二宮、楠木也要被徵召去前線從軍，為銅像掛上代表出征軍人的紅布條，在學校盛大舉行送別會（壯行會），才將銅像撤走。

關於臺灣銅像的「應召」，鈴木惠可已經有詳細的整理。以下根據她的研究，補充相關史料，重新整理臺灣校園銅像撤去的過程。<sup>93</sup>

日本最早發布的限用法規是 1937 年 11 月商工省發布的「銅使用制限規則」（商工省令 28 號），開始限制建築用銅，其後幾度修正，適用範圍越來越廣；臺灣總督府則是以府令公告禁止項目（1938 年府令 116 號）。但此時，還是可以以學術研究、美術等名目製作銅像，實際上也仍有銅像新製。1941 年 8 月日本發布「金屬類回收令」（勅令 835 號），規定日本內地自 9 月起，臺灣、朝鮮等自 10 月起實施，強制回收鐵、銅、黃銅或青銅等物資（臺灣總督府令 187 號「金屬類回收令施行規則」）。

在總督府層級的法令之下，各州廳可能自行再訂定細則，目前可以看到 1942 年 9 月臺北州制定了金屬回收實施辦法。根據該辦法，金屬回收對象分成指定回收的項目及非指定項目，銅像屬於非指定項目，其標準如下：「只有對臺灣統治

<sup>93</sup> 鈴木惠可，〈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頁 131-140。日本內地的銅像撤除，可參考平瀨禮太，〈銅像受難の近代〉（東京：吉川弘文館，2011）。

上及社會教化上認為必要者留存，其他撤去。臺灣統治上必要者，例如樺山及後藤銅像之外，其他全部撤去；社會教化上必要之國民學校等之楠木正成、二宮尊德之像的存置或撤去，一任地方官廳。功勞者等其他塑像全部撤去。」據此，樺山、後藤銅像保留，學校中的銅像不硬性規定，由地方官廳決定，其他銅像則一律回收，其標準在於是否有「教化上必要」。<sup>94</sup>

1943年3月，日本在閣議中通過「銅像等之特別回收實施要綱」，規定部分與皇族、宗教信仰、國寶或國民教化有關的銅像除外，其餘銅像全部即時回收，同時發文各部會及各縣，應該也發給了外地統治機關，請各單位提報有疑義者。同年12月，閣議針對各單位提報有疑義的銅像，分別決定其中應保留及應回收者，不過，其中沒有臺灣的銅像，意即臺灣並無有疑義的銅像。也就是說，從法規上來說，1943年3月以後，臺灣的銅像全部都在回收清單內。<sup>95</sup>

那麼，臺灣的二宮銅像實際上回收的狀況如何呢？目前可見最早關於二宮銅像回收的報導是1941年11月的《東京朝日新聞》：

臺北市的金屬回收運動盛大展開，不輸內地。近日回收學校的銅像、鐵門、欄干等。其中，因為銅像是兒童教育的對象，因此準據軍人應召，對楠公、乃木大將、尊德翁披上赤襪，沿路擠滿了學童，唱著與銅像相關的歌曲或軍歌，盛大送別。<sup>96</sup>

這是在金屬回收令公布後不久就實行的校園銅像回收，但此時仍然有校園銅像新設。1941年上半，臺南州朴子公學校及臺北州漳和國民學校(原漳和公學校)都新設了楠木銅像；金屬回收令公布後的1942年1月，員林大村國民學校也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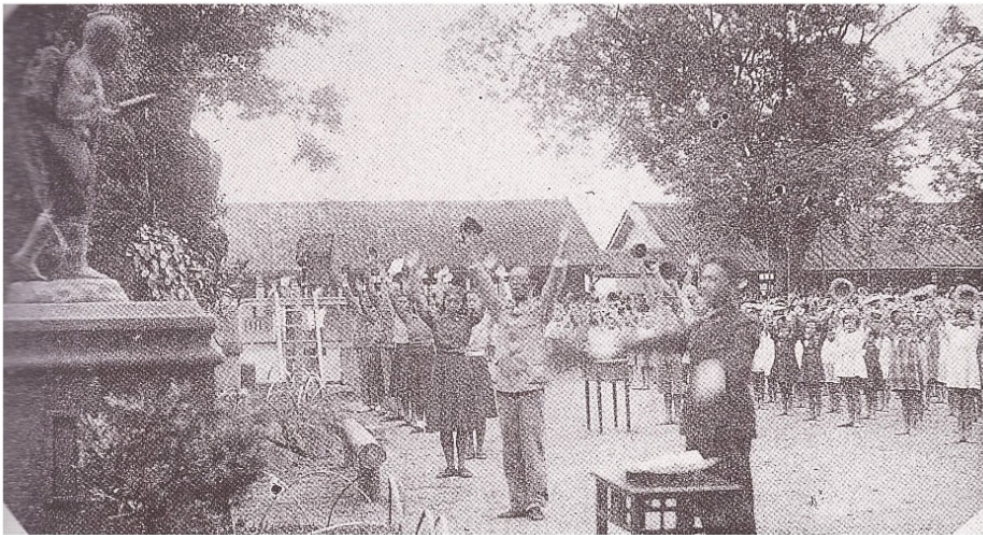
<sup>94</sup> 〈銅像も敢然「應召」 臺北州金屬類回收實施方法決る〉，《臺灣日日新報》，1942年9月2日，第3版。此臺北州的辦法在《臺北州報》等官方史料中未能找到原始令規條文，暫時先引用報紙報導內容。

<sup>95</sup> 〈銅像等ノ非常回收實施要綱〉(東京：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檔號：別00247100，「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A03023598500，下載日期：2019年4月4日，網址：<https://www.jacar.go.jp/>；〈銅像等ノ非常回收ノ実施ニ関スル件ヲ定ム〉(東京：日本国立公文書館藏)，檔號：類02768100，「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A03010140100。

<sup>96</sup> 〈銅像は赤襪で應召〉，《東京朝日新聞》，1941年11月26日，第3版，轉引自鈴木惠可，〈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頁135。差不多同一時間，臺灣也有獻納二宮銅像的報導，不過該像是私人擁有。〈尊德像も敢然應召〉，《臺灣日日新報》，1941年11月20日，第3版。

設楠木銅像。<sup>97</sup> 雖然這幾個事例都是楠木銅像，不過可以看到在 1941 年的金屬回收令發布之後，臺灣總督府對校園銅像的存廢，還沒有很明確的方向，仍然期待銅像的教化作用。但 1943 年 3 月的「銅像等之特別回收要綱」發布之後，就沒有緩衝的空間，同年下半可能大部分校園銅像都被撤走。

以下試舉幾則相關的報導以了解銅像「應召」的狀況。1943 年 7 月，高雄市內各學校為楠木、二宮銅像掛上赤禪，統一送到市役所。<sup>98</sup> 同年 9 月 8 日，以大詔奉戴日為名目，回收了 10 座楠木像、9 座二宮像及其他 1 座，共 20 座，由各校集合全校兒童，在銅像前舉行盛大壯行會，並將回收所得分別捐給陸、海軍。<sup>99</sup> 1943



圖五 三峽東國民學校二宮金次郎銅像壯行會

資料來源：林炯任總編輯，《三峽國小創校一百週年紀念專刊》（臺北：臺北縣三峽國民小學創校一百週年校慶委員會，2000），頁 115。

<sup>97</sup> 〈楠公の銅像を建設 朴子公學校の校門に〉，《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1 月 7 日，第 4 版；〈大楠公銅像除幕式〉，《臺灣日日新報》，1941 年 6 月 27 日，第 4 版；〈大楠公銅像除幕式 元旦に大村國民學校で〉，《臺灣日日新報》，1942 年 1 月 4 日，第 4 版。

<sup>98</sup> 〈銅像も米英撃滅へ 七月七日嚴に獻納式〉，《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7 月 3 日，第 4 版；〈大楠公の銅像昨日應召〉，《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7 月 16 日，第 4 版。

<sup>99</sup> 〈「大楠公」晴れの應召 二宮尊徳銅像と共に獻納〉，《臺灣日日新報》，1943 年 8 月 19 日，夕刊第 2 版。為紀念 1941 年 12 月 8 日天皇發布開戰詔書，日本政府於 1942 年 1 月指定每月 8 日為大詔奉戴日。

年10月，基隆郡也集合郡下國民學校6座銅像，統一回收。<sup>100</sup> 由這些報導看來，大部分的銅像「應召」都是以地方行政區為單位，集體回收，應該是有行政力量介入。也有少數事例，更晚一點至1944年以後才送走校園銅像，如新竹新興國民學校（原新竹第一公學校，今新竹市新竹國民小學）及北門國民學校（原新竹第二公學校，今新竹市北門國民小學）都是在1944年才送走校園內的銅像。<sup>101</sup> 總之，短短幾年之間，在臺灣的校園內熱鬧出現的銅像，便劃上休止符。

## 五、結論

二宮尊德是戰前受過日本教育者印象最深的人物之一，除了二宮是修身書中的常客之外，一度出現在校園中的二宮金次郎銅像可能也是重要的印象來源。日本及臺灣的二宮教材重點略有不同，但同樣都是貫徹「金次郎主義」，培養兒童孝順、勤勉、努力工作，同時將這種向上的動力以及可能產生的挫折，導向自我修養、振興地域等對國家體制無害的方向。

日本校園的二宮銅像出現於1920年代中期，因地方商人的宣傳而普及。臺灣的二宮銅像出現於1930年代中期，與當時興起的鄉土教育運動及部落振興運動有關。無論日本或臺灣，1940年日本二千六百年紀念活動都造成一波大量的校園銅像建置。由於正值日本對外戰爭擴張的時期，後方有動員人心的需求，在學校內建置忠臣偉人銅像、奉安殿、校內神社等，作為記念事業大規模展開，使二宮銅像由鄉土教育與地域振興的象徵，轉為與楠木等其他銅像、設施共同成為戰時動員愛國心的象徵。

二宮金次郎銅像出現在臺灣校園的時間，大概是在1935至1944年之間，時間並不算長，但卻在當時兒童心中留下深刻印象。這主要是因為銅像作為具體可見的物件，矗立在校園中，與兒童「朝夕相伴」；此外，從銅像的建置資金募集、

<sup>100</sup> 〈銅像を決戰場へ送る 基隆郡三十日軍司令部へ〉，《臺灣日日新報》，1943年10月29日，夕刊第2版。

<sup>101</sup> 《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新竹：新竹國民小學校史室藏）1944年3月4日：「舉行大楠公、二宮兩銅像應召之御祓」。新竹的北門國民學校（原第二公學校）時間則更晚一些，根據《（北門國小）學校日誌》（新竹：北門國民小學校史室藏）1944年8月11日：「銅像 外シヨナス（楠公像、尊德像共二）近日供出ノ豫定」，但後來如何沒有看到記載。

揭幕式及戰爭後期，為撤走銅像而舉行的壯行會，<sup>102</sup> 都是將二宮銅像教化作用效果最大化的操作。1943、1944 年間，銅像雖然陸續被撤走，不過，故事並沒有結束。今日嘉義縣的大林國民小學，1941 年時是大林南國民學校，當時學校內也有二宮尊德和楠木正成兩座銅像，金屬回收時期，學校也必須把兩座銅像捐出，結果老師心中不捨，只將二宮銅像捐出，而秘密地將楠木銅像藏在學校倉庫中。大林國小的楠木銅像就意外地被保存下來，至 1960 年代時清理宿舍才被發現，在日治末期逃過一劫的銅像，被無法或不願理解該物件歷史意義的外省人校長當成廢鐵賣掉。現在，這座銅像據聞還在某位收藏家手中。<sup>103</sup>

另一方面，雖然銅像已經不在，但基座仍然留存的學校也不少。戰後，在同樣的基座上，放上孫文、蔣介石或孔子像，繼續發揮另一套教化機能。如前所述，士林國小原二宮銅像的台座，現在放著孔子像；新竹國小原二宮銅像的台座，現在放著「教學相長」碑；花蓮縣瑞美國民小學（戰前為瑞穗公學校—瑞穗國民學校），戰時送走二宮銅像後，台座一直空著。直到 2012 年，因緣際會有人新訂製了一座二宮金次郎銅像送給學校，學校就把新的二宮銅像安上舊台座。<sup>104</sup> 雖然，實體的二宮金次郎銅像只在臺灣校園存在短暫時期，但其背負著重層交錯的歷史記憶，卻跨越了近百年時光，留存在臺灣的歷史中。

---

<sup>102</sup> 有些回憶文字會提及為二宮銅像送行的場景，如花蓮瑞美國小朱阿忠老師回憶，當年他們在二宮脖子上繫上紅帶子，許多同學還特地送他到火車站，看他離開，大家都非常不捨。見〈百年學校：花蓮縣立瑞美國民小學（花蓮港廳瑞穗公學校）〉（2011 年 10 月 21 日），「花蓮阿榮的花蓮人文、美食情報情報站」，下載日期：2019 年 4 月 11 日，網址：<https://blog.xuite.net/d0963064845/twblog1/123680561>。

<sup>103</sup> 這個故事來自蔡錦堂，〈二林〔按：應為大林〕公學校「楠木正成銅像」再現江湖〉，《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臺北）48（2007 年 1 月），頁 26-27，及周婉窈，〈大林公學校的銅像哪裡去？〉，《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49（2007 年 3 月），頁 21-23。周婉窈為大林人，父親曾為大林國小教師，這段故事是從父親那裡聽來的。

<sup>104</sup> 〈重返瑞美國小 二宮金次郎安座〉，《自由時報》，2012 年 5 月 24 日，北部地方新聞電子版，下載日期：2022 年 3 月 28 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586224>。

附表 日治時期建置之二宮尊德銅像一覽

	建立日期	同校有楠木像	學校	所在州郡/市街庄	捐贈者/倡議者/經費籌集方式	建置原因/台座題字	銅像大小材質 *未標註者為銅像 台座高度/購買地點	經費金額(圓) *(2)表示2座銅像	資料來源/補充說明
1	1935.11	V	漳和公學校	臺北州中和庄	謙泰商行 林石泰		由日本內地購買		《臺日》1935年11月5日，夕刊4版
2	1936.2		歸仁農村青年學校	臺南州新豐郡	大田周夫 新營郡守	郡守希望 學生涵養 農業精神	90公分 台座180公分		《まこと》232，1936年3月1日，頁8
3	1936.3		龍山公學校	臺北市	學生節省買零食的錢及畢業生記念事業				《まこと》234，1936年3月20日，頁4
4	1936.6	V	士林公學校	臺北州七星郡	第一屆校友 郭坤木	創校40週年 紀念	100公分 台座150公分 荒井商店	銅像170； 台座40	《開校四十周年紀念誌》(1937)，頁130；《士林公學校檔案》；《臺日》1939年5月1日，5版 楠木銅像為1939年設
5	1936.7		宮前公學校	臺北市	家長會及其他 有志者				《臺日》1936年7月23日，夕刊4版
6	1936.10		宜蘭農林學校	臺北州宜蘭郡		創校10週年	100公分 由日本內地訂購		《臺日》1936年10月24日，5版
7	1936.10		壽公學校	基隆市	父兄捐款		等身大銅像		《臺日》1936年10月15日，9版
8	1936.11	V	大安公學校	臺北市	家長會及地方 有志者捐款				《臺日》1936年11月17日，夕刊2版
9	1936.12		桃園小學校	新竹州桃園郡	桃園街協丸山 繁三之夫人ツル子		荒井商店		《臺日》1936年12月14日，5版
10	1937.2	V	老松公學校	臺北市			荒井商店	1,000餘圓 (3+升旗台)	《臺日》1937年2月12日，夕刊2版 大楠公及乃木將軍，置於御真影奉安殿兩側，二宮像在玄關入口

11	1937.3		樹子腳公學校	臺中市	當地名望家 林耀亭之子 林湯盤捐贈 父親奠儀			200	《臺日》1937年3月20日，夕刊4版
12	1937.12	V	善化公學校	臺南州	全校兒童捐款			555(2)	《まこと》294，1937年12月1日，頁4
13	1938.1		員林農業 國民學校	臺中州 員林郡	校長計畫	2600年紀念			《臺日》1938年1月31日，5版
14	1938.2		岡山公學校	高雄州 岡山郡	教師遺族捐贈			200	《臺日》1938年2月17日，5版
15	1938.5		玉里小學校	花蓮港廳					《臺日》1938年5月3日，12版；1943年2月23日，4版
16	1938.5		花蓮港 國民農學校	花蓮港廳					《臺日》1938年5月21日，9版
17	1938.7	V	佳里公學校	臺南州 北門郡	兒童每人每月 捐零用錢3錢	2600年紀念		1,000	《臺日》1938年7月4日，8版
18	1938.11	V	松山公學校	臺北市	地方人士捐贈				《臺日》1938年11月9日，5版
19	1939		大坡公學校	新竹州 中壢郡	公學校區內 民眾捐款	2600年紀念		400	《祝典記錄》
20	1939		埔子公學校	新竹州 桃園街	1936-1939年四 年間兒童存款	2600年紀念		310	《祝典記錄》
21	1939.3		內埔公學校	高雄州 潮州郡	畢業生 畢業記念			銅像150； 工程60	《臺日》1939年3月30日，5版
22	1939.6		竹山公學校	臺中州 竹山街	校友捐贈	創校40週年		650	《臺日》1939年6月29日，5版
23	1939.11		大竹公學校	彰化市		2600年紀念			《臺日》1939年11月12日，5版
24	1939.11	V	新竹第二公學校	新竹州 新竹街	二宮像為校友鄭 義生醫生捐建	2600年紀念	140公分 向日本內地 訂製	320	《臺日》1939年3月12日，7版；1939年11月3日，5版；《祝典記錄》：用地及工程費等為父兄及畢業生捐款及兒童廢物回收的收入，二尊合計400圓，事業名為「忠孝銅像」
25	1940	V	三灣公學校	新竹州 竹南郡	畢業生三兄弟 寄贈	2600年紀念	石像	450	《祝典記錄》

26	1940		大南澳公學校	臺北州 蘇澳郡	記念事業 公積金	2600 年紀念		350	《祝典記錄》
27	1940		大崙公學校	新竹州 中壢郡	1938-1940 年 家長會捐款	2600 年紀念	石像	250	《祝典記錄》
28	1940		大湖公學校	新竹州 大湖郡	一篤志家捐款	2600 年紀念		250	《祝典記錄》
29	1940		大潭新公學校	高雄州 東港郡	父兄會醴資	2600 年紀念		320	《祝典記錄》
30	1940	V	大灣公學校	臺南州 新豐郡	學校後援會長 個人捐款	2600 年紀念		300	《祝典記錄》
31	1940	V	中壢第二公學校	新竹州 中壢郡	自 1938 年 4 月- 1940 年，兒童 每月 2 錢捐款	2600 年紀念	石像	200	《祝典記錄》
32	1940	V	公館公學校、公館農業專修學校	新竹州 苗栗郡	1939-1940 年記 念事業公積金 及兒童存款	2600 年紀念		952(2)	《祝典記錄》
33	1940	V	仕隆公學校	高雄州 岡山郡	1939-1940 年職 員兒童存款	2600 年紀念		995(2)	《祝典記錄》
34	1940		外埔公學校	臺中州 大甲郡	1937 年 6-1940 年 3 月職員兒 童每月 2 錢	2600 年紀念	石像	365	《祝典記錄》；《棟花盛開時的回憶： 日治畢業紀念冊(3)》(2005)，頁 126
35	1940		田浦公學校	花蓮港廳	職員兒童捐款	2600 年紀念	石像	712	《祝典記錄》
36	1940		田寮公學校	高雄州 岡山郡	家長捐款	2600 年紀念		347	《祝典記錄》
37	1940		石光公學校	新竹州 新竹郡	1938 年 6 月- 1940 年 12 月 兒童每月 2 錢	2600 年紀念	石像	355	《祝典記錄》
38	1940		石光公學校分校	新竹州 新竹郡	1938 年 6 月- 1940 年 12 月 兒童每月 2 錢	2600 年紀念	石像	355	《祝典記錄》
39	1940	V	竹南小學校	新竹州 竹南郡	家長、有志者 捐款及勞動 服務所得	2600 年紀念		1,400(2)	《祝典記錄》



40	1940		西港公學校	臺南州 北門郡	1938-1940 年 兒童集資及 家長捐款	2600 年紀念		680	《祝典記錄》
41	1940		西螺公學校	臺南州 虎尾郡	1939-1940 年 兒童存款	2600 年紀念		1,000	《祝典記錄》
42	1940		宋屋公學校	新竹州 中壢郡	1938-1940 年兒 童集資及勞動 服務所得	2600 年紀念		339	《祝典記錄》
43	1940		昌隆公學校	高雄州 東港郡	家長會公積金	2600 年紀念		300	《祝典記錄》
44	1940		林園公學校	高雄州 鳳山郡	1937-1940 年職 員及兒童集資	2600 年紀念		200	《祝典記錄》
45	1940		虎尾專修農業 學校	臺南州 虎尾郡	畢業生捐款	2600 年紀念		800	《祝典記錄》
46	1940		屏東農業 專修學校	高雄州 屏東郡	職員兒童 公積金	2600 年紀念		250	《祝典記錄》
47	1940	V	恆春第一公學校	高雄州 恆春郡	同窗會捐款	2600 年紀念		450	《祝典記錄》
48	1940	V	香山公學校	新竹州 新竹郡	家長捐款	2600 年紀念		560	《祝典記錄》
49	1940		馬賽公學校	臺北州 蘇澳郡	職員兒童 公積金及捐款	2600 年紀念		600	《祝典記錄》
50	1940		蚵仔寮公學校	高雄州 岡山郡	兒童集資	2600 年紀念		197	《祝典記錄》
51	1940		造橋公學校	新竹州 竹南郡	1939-1940 年職 員兒童集資	2600 年紀念	石像	300	《祝典記錄》
52	1940	V	景尾公學校	臺北州 文山郡	1939-1940 年家 長會集資	2600 年紀念		690(2)	《祝典記錄》
53	1940		湖口農業 專修學校	新竹州 新竹郡	職員學生捐款	2600 年紀念	石像	316	《祝典記錄》
54	1940	V	新竹第一公學校	新竹市	家長會捐款	2600 年紀念		1,650(2)	《祝典記錄》
55	1940		新坡公學校	新竹州 中壢郡	1938-1940 年職 員兒童公積金	2600 年紀念		380	《祝典記錄》

56	1940	V	新東勢公學校	高雄州 潮州郡	保護者會、兒童、職員、男女青年團、少年團、學校購買部等捐款	2600 年紀念 至誠報國		1,061(2)	《祝典記錄》；《新東勢公學校第 16 屆畢業紀念冊》(1941)
57	1940	V	新湖口公學校	新竹州 新竹郡	1937 年 4 月 1 日-1940 年每月職員 10 錢，兒童 2 錢集資	2600 年紀念		952(2)	《祝典記錄》
58	1940	V	楊梅公學校	新竹州 中壢郡	1937-1940 年職員兒童集資建	2600 年紀念	石像	1,120(2)	《祝典記錄》
59	1940	V	楠梓公學校	高雄州 岡山郡	兒童集資，畢業生及家長捐款	2600 年紀念	二宮像 105 公分；楠木像 135 公分	1,615(2)	《祝典記錄》
60	1940		臺北州農業傳習所	臺北州 七星郡	同窗會費及捐款	2600 年紀念		396	《祝典記錄》
61	1940		後龍公學校	新竹州 竹南郡	1938-1940 年兒童集資	2600 年紀念		820(2)	《祝典記錄》 1940 年建二宮像，1941 年建升旗台
62	1940.2		三峽公學校	臺北州 海山郡	金敏炭礦經營者林丕顯、林長壽兩兄弟捐贈	2600 年紀念			《臺日》1940 年 2 月 11 日，9 版； 《三峽國小創校一百週年紀念專刊》(2000)，頁 115
63	1940.2		尖山公學校	臺北州 海山郡	金敏炭礦經營者林丕顯、林長壽兩兄弟捐贈	2600 年紀念		329	《臺日》1940 年 2 月 11 日，9 版； 《祝典記錄》：1938-1940 年兒童公積金
64	1940.2		柑園公學校	臺北州 海山郡	金敏炭礦經營者林丕顯、林長壽兩兄弟捐贈	2600 年紀念			《臺日》1940 年 2 月 11 日，9 版
65	1940.2	V	旭公學校	高雄市	兒童每月 10 錢捐款				《臺日》1940 年 2 月 2 日，5 版
66	1940.2		西勢公學校	高雄州 潮州郡	家長會	2600 年紀念			《臺日》1940 年 2 月 1 日，5 版
67	1940.2		六甲小學校	臺南州 曾文郡	部落振興會長翁總欣捐贈				《臺日》1940 年 2 月 22 日，5 版； 1940 年 3 月 17 日，5 版

68	1940.2		宜蘭小學校	臺北州 宜蘭郡	幼稚園保姆櫻 川以智子捐贈	2600 年紀念			《臺日》1940 年 2 月 15 日，5 版
69	1940.2		三十張犁 部落振興會	臺中州 北斗郡	部落振興會 經費		銅像 123 公 分；台座 177 公分；臺中 市區（荒井 商店支 店？）	銅像 420； 其他 180	《部落教化の實際》(1940)，頁 140- 141
70	1940.3	V	竹南公學校	新竹州 竹南郡	畢業生及地方 有志者捐款	2600 年紀念		1,200(2)	《臺日》1940 年 3 月 23 日，5 版； 《祝典記錄》
71	1940.3		苗栗小學校	新竹州 苗栗郡	立石賢治寄贈 銅像，家長會 及職員寄贈台座	2600 年紀念		510	《臺日》1940 年 3 月 6 日，5 版； 《祝典記錄》
72	1940.3	V	埔里小學校	臺中州 能高郡	家長會、有志 者捐款	2600 年紀念	二宮像 135 公分；楠木 像 150 公分	2,000 餘	《臺日》1940 年 3 月 19 日，5 版
73	1940.6		新埤公學校	高雄州 潮州郡	家長會捐款	2600 年紀念		295	《祝典記錄》，原文誤作小學校 《臺日》1940 年 6 月 13 日，5 版
74	1940.9		土城公學校	臺北州 海山郡	校友呂理紅 捐款	2600 年紀念 暨創校 30 週年	300 圓		《臺日》1940 年 9 月 14 日，6 版 區總代呂阿坡之子，當時正在前線 擔任農業指導員
75	1940.12		若葉小學校	嘉義市	來水登令治 寄贈				《臺日》1940 年 12 月 4 日，4 版
76	1940?	V	末廣公學校	臺南市					《昭和十七年度臺南市末廣國民學 校畢業紀念冊》(1942)
77	1941		五湖公學校	新竹州 苗栗郡	兒童每人 80 錢 集資	2600 年紀念		400	《祝典記錄》
78	1941		公司寮公學校	新竹州 竹南郡	1940-1941 年庄 內有志者捐款	2600 年紀念	石像	361	《祝典記錄》
79	1941	V	永康公學校	臺南州 新豐郡	1938-1941 年兒 童集資及地方 有志者捐款	2600 年紀念		1,040(2)	《祝典記錄》
80	1941	V	通霄公學校	新竹州 苗栗郡	有志者捐款	2600 年紀念	石像	850(2)	《祝典記錄》

81	1941		鶴岡公學校	新竹州 苗栗郡	1940-1941 年兒 童節約集資	2600 年紀念	石像	240	《祝典記錄》
82	1941?	V	烏日公學校	臺中州 大屯郡					《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畢業紀念冊(2)學校建築篇·校歌校旗篇》(2005), 頁 115
83	1941?		新營東國民學校	臺南州 新營郡		勤儉力行			《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畢業紀念冊(2)學校建築篇·校歌校旗篇》(2005), 頁 138
84	?	V	大林公學校	臺南州 嘉義郡					《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48、49 (2007 年 1 月、2007 年 3 月)
85	?		太保國民學校	臺南州 東石郡					《臺日》1943 年 7 月 21 日, 4 版
86	?	V	臺中師範附屬 第一國民學校	臺中市					《臺日》1943 年 6 月 7 日, 4 版
87	?		東園國民學校	臺北市					《昭和十七年三月臺北市東園國民學校第二十五回國民學校第一回修了記念寫真帖》(1942)
88	?		瑞穗公學校	花蓮港廳 鳳林郡					《自由時報》, 2012 年 5 月 24 日

- 說明：1. 本表僅就目前可見資料整理，實際上建造的二宮銅像可能更多。  
2. 校名或所屬州郡市街庄有可能有變化，以史料出處年代的資料記錄。  
3. 《臺日》為《臺灣日日新報》簡稱。  
4. 表格中僅列書目，詳細資料請參見引用書目。

## 引用書目

- 《まこと》  
《大阪朝日新聞（臺灣版）》  
《府報》  
《臺中州教育》  
《臺灣日日新報》  
《臺灣米報》  
《臺灣教育》  
《（北門國小）學校日誌》。新竹：北門國民小學校史室藏。  
《士林公學校檔案》。臺北：士林國民小學校史室藏。  
《昭和十七年三月臺北市東園國民學校第二十五回國民學校第一回修了記念寫真帖》（1942），典藏號：2009.008.0033。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昭和十七年度臺南市末廣國民學校畢業紀念冊》（1942），典藏號：2010.015.0209。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新竹公學校沿革誌》。新竹：新竹國民小學校史室藏。  
《新東勢公學校第16屆畢業紀念冊》（1941），典藏號：2005.008.1487。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  
《臺灣總督府公文類纂》，典藏號：00007396032、00010884012。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藏。  
「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JACAR）」，Ref.：A03010140100、A03023598500，下載日期：2019年4月4日，網址：<https://www.jacar.go.jp/>。  
〈士林國小126周年校慶系列活動：二宮尊德銅像揭幕及介紹〉（2021年5月27日），「臺北市士林國小 Youtube 網頁」，下載日期：2022年3月16日，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MMb-Od5Dgk>。  
〈百年學校：花蓮縣立瑞美國民小學（花蓮港廳瑞穗公學校）〉（2011年10月21日），「花蓮阿榮的花蓮人文、美食情報情報站」，下載日期：2019年4月11日，網址：<https://blog.xuite.net/d0963064845/twblog1/123680561>。  
〈重返瑞美國小 二宮金次郎安座〉，《自由時報》，2012年5月24日，北部地方新聞電子版，下載日期：2022年3月28日，網址：<https://news.ltn.com.tw/news/local/paper/586224>。  
《日治法院檔案》資料庫，網址：[http://tcra.lib.ntu.edu.tw/tcra\\_develop/index.htm](http://tcra.lib.ntu.edu.tw/tcra_develop/index.htm)。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錄》，第7、10冊，「日本國立公文書館デジタルアーカイブ」，請求番號：紀00007100、紀00010100，下載日期：2022年3月13日，網址：<https://www.digital.archives.go.jp/>。  
「福和濕地藏國寶？二宮尊德像待修復」（2021年9月6日），下載日期：2022年3月23日，網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7\\_YYpMZg0](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Z7_YYpMZg0)。  
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典藏網」，登錄號：2004.028.0410、2018.011.0004、T2018.001.0046，網址：<https://collections.nmth.gov.tw/index.aspx>。

八木繁樹

1979 《報徳運動一〇〇年のあゆみ》。東京：龍溪書舎。

大藤修（著）、日本歴史学会（編集）

2015 《二宮尊徳（人物叢書）》。東京：吉川弘文館。

山川隣（編）

1944 《戦時體制下に於ける事業及人物》。東京：東京電報通信社。

中村紀久二

1992 《教科書の社会史：明治維新から敗戦まで》。東京：岩波書店。

井上章一

1989 《ノスタルジック・アイドル二宮金次郎》。東京：新宿書房。

文部省（編纂）

1936 《尋常小學修身書 兒童用 卷三》。東京：文部省。

1943 《初等科修身 教師用 一》。東京：文部省。

今田幸枝

1991 〈農村經濟更生運動の政策意図と農村における展開〉，《歴史研究》（柏原）28: 1-36。

古川隆久

1994 〈紀元二千六百年奉祝記念事業をめぐる政治過程〉，《史學雜誌》（東京）103(9): 1573-1608。

1998 《皇紀・万博・オリンピック：皇室ブランドと經濟発展》。東京：中央公論社。

2002 〈『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録』解題〉，收於《（近代未刊史料叢書2）紀元二千六百年祝典記録 別卷》，頁182-198。東京：ゆまに書房。

平瀬礼太

2011 《銅像受難の近代》。東京：吉川弘文館。

田崎公司

2001 〈二宮金次郎像に関する一考察：明治天皇御用品から谷岡記念館まで〉，《大阪商業大学商業史博物館紀要》（東大阪）1: 49-60。

伊勢弘志

2014 《近代日本の陸軍と国民統制：山縣有朋の人脈と宇垣一成》。東京：校倉書房。

竹内洋

1997 《立身出世主義：近代日本のロマンと欲望》。東京：日本放送出版協会。

李品寬

2009 〈日治時期臺灣近代紀念雕塑人像之研究〉。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臺灣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見城悌治

2006 〈「大東亜共栄圏」と近代報徳思想〉，《千葉大学人文研究》（千葉）35: 65-91。

林文龍（撰稿）

2005 《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畢業紀念冊（3）制服篇・修學旅行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林炯任（總編輯）

2000 《三峽國小創校一百週年紀念專刊》。臺北：臺北縣三峽國民小學創校一百週年校慶委員會。

周婉窈

- 2002 〈失落的道德世界：日本殖民統治時期臺灣公學校修身教育之研究〉，收於周婉窈，《海行兮的年代：日本殖民統治末期臺灣史論集》，頁 295-374。臺北：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 2007 〈大林公學校的銅像哪裡去？〉，《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臺北）49: 21-23。

邱森鏘

- 1940 《部落教化的實際》。臺中：三十張犁部落振興會。

海野福寿（著），兒玉幸多、林屋辰三郎、永原慶二（編集）

- 1992 《日本の歴史（18） 日清・日露戦争》。東京：集英社。

派翠西亞·鶴見（Tsurumi, E. Patricia）（著）、林正芳（譯）

- 1999 《日治時期臺灣教育史》。宜蘭：財團法人仰山文教基金會。

帶刀千太郎

- 1935 《都市に近接せる農村の郷土教育》。臺北：漳和公學校。

陳一仁（編著）

- 2003 《彰化縣老照片特輯 4：百年樹人》。彰化：彰化縣文化局。

陳月霞

- 2004 〈二宮金次郎〉，《生態臺灣》（臺中）3: 28-29；原刊於《中國時報》，2000年2月29日，第37版人間副刊。

- 2005 〈父親〉，《中國時報》，2005年1月9日，第E7版。

陳怡宏（編輯）

- 2019 《現存臺日畫報復刻（臺日グラフ）》，第十、十一冊。臺南：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

陳聰民（撰稿）

- 2005 《棟花盛開時的回憶：日治畢業紀念冊（2）學校建築篇・校歌校旗篇》。南投：國史館臺灣文獻館。

須田將司

- 2008 《昭和前期地域教育の再編と教員：「常会」の形成と展開》。仙台：東北大学出版会。

- 2021 《昭和前期の報徳運動と報徳教育：「長所美点」をめぐる「対話」の教育史》。埼玉：明誠書林。

新豐郡

- 1936 《新豐郡要覽（昭和十一年版）》。臺南：新豐郡。

鈴木惠可

- 2021 〈日本統治期台湾における近代彫刻史研究〉。東京：東京大学総合文化研究科博士論文。

臺北州七星郡同窓會（編）

- 1937 《開校四十周年紀念誌》。臺北：臺北州七星郡同窓會。

臺灣新民報社（編）

- 1937 《臺灣人士鑑》。臺北：臺灣新民報社。

臺灣總督府（編）

- 1914 《臺灣教科用書漢文讀本 卷五》。臺北：臺灣總督府，第11版。

- 1915 《公學校唱歌集》。臺北：臺灣總督府。

- 1915 《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卷四》。臺北：臺灣總督府，第2版。  
1915 《公學校修身書 教師用 卷四》。臺北：臺灣總督府，第2版。  
1919 《公學校用漢文讀本 卷五》。臺北：臺灣總督府。  
1929 《公學校修身書 兒童用 卷四》。臺北：臺灣總督府。  
1929 《公學校修身書 教師用 卷四》。臺北：臺灣總督府。  
1943 《初等科修身 一》。臺北：臺灣總督府。

蔡錦堂

- 1995 〈皇民化運動前臺灣社會教化運動的展開（1931-1937）〉，收於周宗賢主編，《臺灣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社會、經濟與墾拓論文集》，頁369-388。臺北：國史館。  
2007 〈「紀元二千六百年」的日本與臺灣〉，《師大臺灣史學報》（臺北）1: 51-88。  
2007 〈二林〔按：應為大林〕公學校「楠木正成銅像」再現江湖〉，《臺灣教育史研究會通訊》（臺北）48: 26-27。

賴怡慈

- 2019 〈日治時期臺灣奉安設備之研究〉。臺中：逢甲大學歷史與文物研究所碩士論文。

籠谷次郎

- 1997 〈二宮金次郎像と楠木正成・正行像：大阪府小学校における設置状況の考察〉，《社会科学》（京都）58: 1-35。



## **The Sculpture of Ninomiya Kinjiro in Japanese-ruled Taiwan: A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Schools' Material Culture**

Pei-hsien Hsu

### **ABSTRACT**

Ninomiya Sontoku (Kinjiro) was one of figures that most impressed people who had received Japanese education before the Second World War. One reason is that Ninomiya Kinjiro was a frequent caller in the textbooks of moral, and the other is that his bronze statues on campus left a strong impression on those people.

Since the mid-1920s, to promote their products, local businessmen had started manufacturing the statue of teenaged Ninomiya Kinjiro who carried firewood while studying, which was widely popular among elementary schools. Taiwan's schools did not start putting up the statue of Ninomiya Kinjiro until after 1935 to encourage young students to study diligently and work hard without complaint because they were influenced by the movements of local education and regional revitalization.

In 1940, to commemorate the 2600<sup>th</sup> Anniversary of the Japanese Imperial Era, schools across Japan began putting up bronze statues and other facilities, and the number of bronze statues also increased greatly that year. However, as the war situation in Japan intensified, the bronze statues of Ninomiya Kinjiro that had been used to instruct students to cultivate themselves and contribute to their hometowns were used to mobilize people. In the end, these bronze statues were commandeered as war reserves.

It has been heard from time to time about the history stories of the past through people's memories for the bronze statue of Ninomiya Kinjiro. This might be because the values of "studying hard without any complaint" presented by the bronze statue, which had a common ground with the collective behavior of respecting knowledge in the Han Chinese society in Taiwan. Therefore, they still arouse resonance in Taiwan's society even though it has been three generations. The bronze statue of Ninomiya Kinjiro that has disappeared is in fact a part of Taiwan's historical memories as it talks about the history of schools in Taiwan over the past 100 years.

**Keywords:** Ninomiya Sontoku, Ninomiya Kinjiro, Bronze Statue, The 2600<sup>th</sup> Anniversary, Arai Store